

T 1035/2303(6)

MAY 11 1951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一卷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
圖書館珍藏印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嶼

朱之蕃

圈點

屈子

離騷經 凡二千四百
二十四字

洪興祖曰古人
引騷未嘗言
至者蓋後世之
士祖述其詞尊
之為至耳非屈
原意也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

王守仁云離騷有頌之言其於詩文可見竹之與草木魚之與鳥獸別為一類不可偏屬余取其側但深至香思沉音則於詩文無折不屬耳

舟州山人曰公之令人卷四循阻日疑再友之沈吟歎歎又三復之深淚俱下情事欲絕

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說衰憂心煩亂不知所
熱乃你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
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
澆之敗與君覺寤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
詭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
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
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
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
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
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電以為小

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加其文
永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增氏女而生老嫗是為楚先屈原自道

朕皇考曰伯庸父也稱考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方攝提格孟始

惟庚寅吾以降其寅日也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言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于天養物均調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

紛吾既有此四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言已之主

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

之能養民也

劉知幾曰作者自叙其流出于甲古離整至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自顯名字自叙族跡實基于此降及司馬相如始呂自叙為傳至馬廷楊雄班固自叙之篇安頗於代鐘磬口度歌曰蜀陶乎予心楚淫曰多予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稿也

洪興祖曰史記
屈原各平文星

以平為字誤矣
正則以釋各平

之義吳均以此釋
字原之義名有

五屈原以德命
也

洪興祖曰屈原
有以夫人論君

者謂夫人之性
是也何命

人者謂堂公夫
人是也何命

者謂人子南浦
吳也

為佩細索也蘭香草也佩飾也言已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正以為衣被細索秋蘭以為佩飾轉承眾善以自約束也

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

及又恐年歲忽朝攀阨之木蘭兮攀取也阨山名夕攬中洲之宿莽攬

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生于冬而不死者曰宿莽言已旦起傑

山深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

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勸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

不枯以喻諫人雖散固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日月忽

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美

謂懷王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

教棄遠諛佞無令害賢改此或乘騏驥已馳騁兮騏驥一日可

任賢智則可來吾道夫先路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求昔

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衆芳喻君德入聖王之道也雜申椒與困桂兮椒香

其芳小重之豈維紉夫蕙茝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

乃香菌薰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言堯舜所以

於治非獨索蕙能任一人也 何樂紉之昌被兮夫難捷徑以窵

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 步言樂紉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暇及帶款涉

和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隔至於滅亡已法戒君也 惟黨人

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言已念彼諛人相與朋黨嫉怨忠直

以及其 豈余身之悼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

前王之踵武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與其先王之德

全不揆余之中情兮言香草以反信讒而齎怒言懷王不察我

怒我而疾 余固知謇之為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

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靈修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

洪興祖曰屈原
有以夫人論君

者謂夫人之性
是也何命

人者謂堂公夫
人是也何命

者謂人子南浦
吳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謂懷王也

之佳用懷王曰黃昏以為期兮羗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
之故盡自款
今後悔道而有他
不難失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數變易無常探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
與芳芷
峻茂兮頽竢時乎吾將則
其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
穢言已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
循行忠信冀君任川而遂斥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
乘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

後人所增耳
滋音裁
晦音畝

今後悔道而有他言陳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因改後用余既
不難失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迫非難與
數變易無常探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猶種蒔衆香循
與芳芷芳芷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
峻茂兮頽竢時乎吾將則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
其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
穢言已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
循行忠信冀君任川而遂斥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
乘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

索羗內怨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
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忽駝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
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老冉冉其將至今冉行貌恐脩名之不
立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以正陽之津液暮食
澤兮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頷亦何傷願頷不飽貌言已
也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今於道擊木根以結茝兮貫薛
要須不顧領餓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荔之落葉貫累也薛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葉實也言已
忠信不為華矯蘭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
行錐據復根本循復矯直苗桂芬香之性紉纒胡繩香草也纒
索胡繩命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騫吾法夫前脩兮

擊音覽
葎音註

索羗內怨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
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忽駝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
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老冉冉其將至今冉行貌恐脩名之不
立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以正陽之津液暮食
澤兮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頷亦何傷願頷不飽貌言已
也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今於道擊木根以結茝兮貫薛
要須不顧領餓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
荔之落葉貫累也薛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墜也葉實也言已
忠信不為華矯蘭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纒纒
行錐據復根本循復矯直苗桂芬香之性紉纒胡繩香草也纒
索胡繩命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騫吾法夫前脩兮

洪興祖曰屈原
死於汨羅之世
當懷王時作離
騷已於云頭依
彭咸之遺則文
曰吾將從彭咸
之所居蓋其志
先定非一時念
對而自沈也反
離騷曰棄田園
之所珍撫彭咸
之所遺言其死
子之心哉
王世貞云此言
小人之嫉妬已
不能與之同朝
其廢也

洪興祖曰反離
騷云知衆嫫之
嫉妬兮何必揚
不之嫉眉此亦
班孟益有推之
以為不日物已
之意夫治容詩
淫目挑心與孟
子所謂不由其
道者而以汗原
何哉

友宗道曰言始
非不察而輕犯

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蹇蹇者乃士法前世遠雖不周周合

於今之人今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言君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言君

亦予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言已

怨靈修之浩蕩兮懷王也言已

固時俗之工巧兮偈規矩而改錯偈背也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言人臣不備

忸鬱邑余佗傺兮吾獨窮

困乎此時也志者以不能隨後世倍屈求容媚故獨為特人所

窮困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和淫

自前世而固然言忠正之士執分守節前何方圜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言忠佞不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

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延

佇立貌也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

四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來遠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

步余馬於

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

方圓心不堅固敗才水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治

以意亂造必亂也背繩墨以追曲今競周容以為度言人臣不備

政治危君困也背繩墨以追曲今競周容以為度言人臣不備

世患不知回車
反道而逝去以
修吾初服也

蘭皋兮馳淑且鳥止息

士高四墮曰淑且鳥言已欲還則徐步
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視聽懷王之

馳高丘而止息

進不入以離尤兮

將復脩吾初服言已誠欲
也誠君不肯納恐歸重遇禍故

將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菱荷集念芙蓉
容已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民余佩之陸離

陸離猶參差衆
貌也言已懷德

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
威儀整其服飾以異于衆人之服

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

猶未虧

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雖兼會在于
已所謂其道行則兼善天下也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言已欲進忠信以輔君而事
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

將逐遊目反觀四遠
之外以求賢君也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車

言已雖
欲之四

方荒遠整刺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也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

習孔教云言雖
欲過去而猶未
能頓忘斯世復
周遊四方魚一
遇登舟也

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予心之可懲女洵之婣媛

文洵猶原如也
婣媛猶牽引也

申其罵余

申也言女洵見已施行不
與衆合以見流放故牽引數

怒重罵

曰鮌婣直以凶身兮

曰女洵詞也鮌亮臣也帝繫曰終
顛頊後五世而生鮌婣狼也

然歎乎羽之野

女洵比屈原放鮌不
承君意亦將遇害也

汝何博寒而好修兮紛獨

有此姱節

女洵數諫屈原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譽譽
有此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思于世也

資叢施

以盈室兮

資叢施三者皆惡草以
喻諫佞盈滿於側者也

判獨離而不服

已為諫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
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

云察余之中情世竝舉而好用兮夫何斃獨而不余聽

世倍之
人皆行

佞偽相與朋黨忠直之士孤執持
獨何尚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

歷茲

言已所言皆依前依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倚
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以詞也

濟沅湘

朱熹曰白梅如
更至可懲又承
上文伏清白以
死直之意而下
為女洵等予起
也

頌昔頌
媛昔妻

洪興祖曰觀女
頌之意蓋欲有
為齊武子之愚
不故為史魚之
直耳非責其不
能為上官術蘭
也而上逸謂女
頌為魚以不與
衆合不承君意
誤矣

蓋昔頌
媛昔妻

蓋昔頌
媛昔妻

蓋昔頌
媛昔妻

蓋昔頌
媛昔妻

蓋昔頌
媛昔妻

陳深曰以下告重華之詞也
漱古陳字
以南征兮就重華而傲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警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

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沈舜傲詞自說稽疑聖帝冀問要說以自開悟也啓九辨與

九歌兮啟能承先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有夏康太康也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

用失乎家巷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日以好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

五人皆居于閭唐順之云太康以後皆泰若禹湯以後皆皆賢君自傷生不逢時不值貧君而值泰若也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乎封狐國亂流其鮮

終兮况又貪夫敦家淫寒淫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喪亂使之為國相淫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隱而專其權勢澆身

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羿田稻婦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澆身

相日康娛以自怠兮厥首用乎顛隕後日康娛以自怠兮厥首用乎顛隕無愛口作淫樂忌其過惡

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

醢兮殷宗用之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臨梅伯武王伐湯禹

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

皇克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言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

之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

民忠佞之謀窮其真為也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玷余身而危

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樂而不悔不量鑿而正柎兮固前脩以菹

醢言工不量度其金而方正其柎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

醢言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幸過而身殆矣自前世修名之人以

王應麟曰用中既以遠遠方指王又不悟以楚君之問而猶曰哲王蓋魚子以堯舜之耿介湯武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魚子之意

陪音塩
柎音芮

王應麟曰用中既以遠遠方指王又不悟以楚君之問而猶曰哲王蓋魚子以堯舜之耿介湯武之祗敬望其君不敢謂之不

音增

獲苑醞龍逢梅伯等人是也

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

以陳辭兮取吾既得此中正

龍周歷天下以慰馬王虬以乘鷺兮

夕余至于縣圃日忽忽其將暮

此靈瑣兮鎖門錢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

馳曼曼其

夕余至于縣圃

此靈瑣兮

吾令羲和

馳曼曼其

夕余至于

此靈瑣兮

吾令羲和

馳曼曼其

夕余至于

此靈瑣兮

吾令羲和

馳曼曼其

夕余至于

此靈瑣兮

吾令羲和

馳曼曼其

夕余至于

此靈瑣兮

吾令羲和

馳曼曼其

夕余至于

此靈瑣兮

吾令羲和

之盛

令半音

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折若木以拂日兮

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之盛

令半音

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折若木以拂日兮

先驅兮

後飛廉使奔屬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鸞皇為余前戒兮

合兮班陸離其上下。言已遊觀天下但見倍人競為諛佞傳之

而不可。吾令帝閭開闔兮倚閭闔而望予。閭闔天門也言已求

上訴天帝使閭人開又倚天門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

佇。言時閭味無色明君周行罷極而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

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白水出崑崙之登閭風而縹馬

山名也在崑崙之上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瘦白水登神山也

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

願念楚國無有賢臣溘吾遊以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言已行

心為之悲而流涕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

下女之可詒。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修行仁義與得同志願及

暖音愛

罷音疲

縹音淺

此復托言求神女處妃

詒音貽

言已遊觀天下但見倍人競為諛佞傳之

閭闔天門也言已求

上訴天帝使閭人開又倚天門

言時閭味無色明君周行罷極而

白水出崑崙之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

言已行

言已既修行仁義與得同志願及

遺之與俱。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

我令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

蹇脩以為理。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王結言語使古賢寒術而為

紛紜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緯繡衆戾

又歸次

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言宓妃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

仕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言宓妃雖信有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有娥

娥音高求貞然後乃冰下也

蹇音簡

縵音寒

縵音寒

縵音寒

縵音寒

縵音寒

縵音寒

王世貞云此復
托詞求有娥女
簡狄以諭貞賢
也

此復托詞款
求二姓

供美也謂帝譽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諭貞賢
也言也望見瑶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令鴉為媒兮鴉告子以不好鴉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
猶緣而狐疑兮款自適而不可為惡又使雄鴉衝命而往多言
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款自往
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氏之
先我高辛帝譽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譽帝譽次妃
行恐帝譽已先
款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
有虞因妻曰二女而邑於綸婚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
以救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
賢人索必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
留上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款遠去之意也
理弱而媒
搯兮恐道言之不固言已款効少康留而不去又恐謀人弱世
鈍故達言于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溷濁而嫉賢兮好蔽善而稱惡閨中既遠兮哲王又不寤言
處宮殿之中其間深遠忠言難通指語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泯用安能久與此
茅以廷尊兮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款
以卜太晉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也
曰兩美其又合兮孰信
修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又合楚國誰能信明
善惡備行忠直款相慕及者乎且以特去之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
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
曰
馳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又思故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
云察予之善惡屈有答靈氛曰當世人居皆闇昧或亂不知善
惡誰當察我之善精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也

洪興祖曰懷王
不明而曰哲王
首曰則望之也
太史公所謂真
李君之一哲也
之一改也韓愈
亦云云臣罪當
誅方天王聖明
亦以意
此復托詞求
靈氛以占其
所適

蔓音賜
筭音專

朱熹曰何所獨
先芳草即上豈
惟其有女之

手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
云察予之善惡
馳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
云察予之善惡

二十九子... 卷... 民好惡其不同乎。惟此黨人其獨異。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猶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惡為不可佩也以言若親愛諛佞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言楚王也言時人無能知藏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

蘇糞壤以充。常囊兮謂申椒其不芳。言近小人而遠君子者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来下願懷椒糈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嶷續其並。迎之使巫咸兮。占茲幽吉之事也。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皇剡剡其揚靈兮。刻剡光貌。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築筮

之所同。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王守仁云世幽味而冥能察以下乃原自念之詞

要音腰

糈音暉

此伏托詞要

巫咸而占吉

幽也

皇皇天也

剡剡光貌

之所同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已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察賢臣與湯禹儼而求合兮

外音阜 蘇音陶 調叶音 同 媒音縻

鷓音題 鷓音决

菱音愛 此下皆倘易

自况

洪興祖曰上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于

文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甲椒之

性不同此楚國猶獨異也

言楚王也言時人無能知藏否觀衆草

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

言近小人而遠君子者也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言巫咸將已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下来下

別于黨議也今曰蘭芷不芳奎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朱熹曰世亂借薄上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當世故中才以下莫不變化而後信則是其所以止此者反无有如好修之為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為黨錮諸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 故方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余呂蘭

為可恃兮。羗無實而容長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 且有大長之貌浮華而已。委厥美以從信兮。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棄其美

椒專倭以慢惰兮。椒又欲充夫佩帟言子蘭棄其美 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浮慢倭諛之志又欲後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愛國之心責之也

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求人於君身 用之固世倍之徒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倍人而舉

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言觀 變節而從之皆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言觀

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衆臣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言子椒 而不為倭媚且容其身也。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言子椒

重不意所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和。調度以自言子椒

椒音焦。張鳳翼曰此言蘭椒指賢人之改節者曰注且以為指子蘭子椒然則下文揭車江離又誰指

朱熹曰上訊蘭椒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故方莫好修之害也言士民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余呂蘭

為可恃兮。羗無實而容長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

且有大長之貌浮華而已。委厥美以從信兮。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棄其美

椒專倭以慢惰兮。椒又欲充夫佩帟言子蘭棄其美

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浮慢倭諛之志又欲後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愛國之心責之也

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求人於君身

用之固世倍之徒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倍人而舉

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言觀

變節而從之皆乎。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言觀

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衆臣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言子椒

而不為倭媚且容其身也。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言子椒

重不意所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和。調度以自言子椒

椒音焦。張鳳翼曰此言蘭椒指賢人之改節者曰注且以為指子蘭子椒然則下文揭車江離又誰指

朱熹曰上訊蘭椒既有委厥美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之文矣此美瓊

者所當明辨而
勇決也
洪興祖曰靈原
告以吉占百神
告以吉故而此
則曰靈氣者初
宜疑靈氣之言
伏要必成與否
神無異詞則靈
氣之占誠吉矣
然原固未嘗去
也設詞以自寬
耳
張首張
適纏去
聲

隨我車故承旗高飛剡剡
忽吾行此流沙今遵赤水而容與

行忽然而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
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
摩蛟龍以梁津今詔西皇使

涉余動與神歌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踏修遠以多艱

今騰衆車使徑待先過使役和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高遠
莫能及也

踏不周以左轉今指西海以為期不周山名言已使語衆
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道不合

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之同志也
屯余惠其千

乘今齊王軼而並馳並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
乘之駕八龍之婉婉今載雲旗之委蛇其狀婉婉委委又載雲

君也駕八龍之婉婉今載雲旗之委蛇其狀婉婉委委又載雲
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雲兩能潤施於萬物也抑志而弭節

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兩能潤施於萬物也抑志而弭節
今神高馳之邈邈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

而舞韶兮九歌禹樂也聊假日以愉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
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陳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視

故段日遊戲愉樂而已也陳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視
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涉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舜九韶僕夫

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涉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舜九韶僕夫
陞大庭據光耀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悲也

悲余馬懷兮懷御也蜷局顧而不行去世離俗周天下地意不
思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周天下地意不

而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周天下地意不
理詞指惚撮其要也屈原舒詞憤懣極意陳詞我去已矣哉國

或留文采紛華然後摠括一言以明所起之意也
無人莫我知兮已矣哉者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

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己已
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

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己已
既莫足與為美政今吾將彭咸之所居言特世人君無道不

也既莫足與為美政今吾將彭咸之所居言特世人君無道不
政者故我將自沈汨

政者故我將自沈汨
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王世禎評原祀
為此行而終無
詣哥流上下而
亦反于楚為亦
仁之至而義之
盡也

孔子蟠音拳
之言何其
何五春曰昔者
洪興祖曰辭騷
有亂有重亂者
總理一賦之終
重者情志未伸
更作賦也

辨夫漁父所謂
聖人者歟
字所謂伴狂者
歟

清兮喻世可以濯吾纓沐浴升
滄浪之水濯兮喻世可以濯吾

足直隱遁遂去不復與言合道

去也真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熹曰此篇又
用賦而無他
託其言明切最
為易曉而其言
含悲造怨更說
畏罪之意曲盡
彼此之情狀為
唐臣者皆不可
以不察

此音尤
儀許絲
反

惜誦此章言已忠信事君可貞於明神而為諫

惜誦以致愍兮惜貪也言已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 諷憤

以抒情身雖疲病猶憤懣作此詞賦陳列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

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五帝謂五方神也言已復命 戒

六神與嚮服六神謂六宗之神也言願令六宗 俾山川以備御

兮御使也 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聖人也言已願復令山川之神

聖人達人情故屈原動以聖神自證明也 竭忠誠以事君子兮

反離群而贅眈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

迹兮情與貌其不變言已吐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 故相

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

諸身而不遠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羗衆人之所仇。言在位之身營私為衆人所仇也。

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屯之所讐。言已專心思安于君無有他志不與衆同類為所怨讐歎殺已也。

壹心而不豫兮。羗不可保。專壹忠信為衆人所惡志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忍忘身之賤貧。言已憂國念君忍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事君而不貳

分迷不知寵之門。言已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寵遇之門戶當何由之也。

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屯之所哈。言已行度不合於俗身以顛越又為人之所笑也。

紛逢尤以離謗兮。譽不可釋。言已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

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吳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侘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

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

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言已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故見君陳已志無道路也。

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文莫吾聞。中侘傺之煩惑兮。言衆人之情思念君惑亂故重侘傺悵然失意。

中悶瞽之怵怵。憂心煩悶怵然無所舒也。昔余夢登

天兮。覓中道而無抗。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言厲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以渡猶故事君而無其路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終危獨以離異兮。言行忠直身終危殆與衆人異之故也。

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羨者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歡羨執恐而吹之易改移也。

欲釋階而登天兮。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猶我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以自通也。

有曩之態也。言欲使已變節而從佞猶鄉者欲釋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言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已心同

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言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已心同

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於世也。

同

聲音

聲音

決與禮曰申生之孝不免隔父手不義斂積用勿成種于羽山

生之孝子兮。父信謬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鮫功用而不就。

鮫堯臣也。言鮫行婞狼勁直自恣自用不知厭足故殛之。羽山治水功呂不成也。屈原履行忠直終不回曲猶鮫婞狼終獲罪。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年。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

知其信然。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信也。知其信然。疾吾被放棄乃信知謬佞為忠直之害也。矧弋機

而在上兮。爵羅張而在下。言有爵羅弋射之機下有張施爵羅

觸形罪也。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多佞人

樂君欲側身竄欲儻徊以干際兮。言已意欲低徊留待於君求

首無所藏匿也。欲儻徊以干際兮。言已意欲低徊留待於君求

恐重患而離尤。言已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

欲橫奔而失跖兮。堅忠而不忍。言已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

馬觀曰上則矧

戈下則張網斂

德個則重患歎

高遠則誣君然

期河遠而可執

矧音矧

矧音矧

矧音矧

背雁畔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言不忍變心矯行則憂思

而慙擣木蘭以矯惠兮。鑿由椒以為糧。言雖被放逐而棄居于

衆芳為根食飲有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言已乃

節修善不倦也。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言已乃

種江離蒔香菊采之為糧以供春日之食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言我

不懈恐君不深照已之情故復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

身。言已舉此衆善可以事君則願重曾思而察之也。

私居遠處唯重思而察之也。

言我

言我

言我

張之象曰長句中間以短句

榜音謗

即余車兮方林言我馬強壯行於山高無所驅馳我車堅牽舍於方林魚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

漱音序

亦無所施也乘舫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言已始去乘船亦無所施也乘舫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

援音表

而疑滯言士衆雖同力引擢船猶不進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言已乃後枉渚宿辰陽自傷去國益遠

眼音銀

余儻佃兮迷不知吾之所如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沈之所居非賢上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

龜音裸

多兩鬢雪紛其無垠兮雲靡靡而承宇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

終窮接輿髡首兮乘扈羸行楚狂接輿也髡別也首頭也自刑

不裸裎効夷狄也言屈原自傷

忠不又用兮賢不又以伍子逢

比干洎醢與前世而皆然

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言已雖見先賢執

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

巢堂壇兮燕雀鳥鵲多口妄鳴以喻諛佞言露申辛夷死林薄

兮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林薄之中猶腥臊並御芳不得

馮觀曰忠良誅戮前世固然應子之見運矣奈何後復成感而死乎蓋不欲以夫差殷紂相其君矣離騷經云門中既遠遂今哲王又不寤屈子用意蓋如此

易位自傷不遇明時而當暗世懷信佗條忽乎

吾將行兮。言已懷忠信不合于衆故悵然柱立忽思居止將遂遠行之地方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苗

招音超

楸音秋

臨音隼

哀郢。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諛佞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皇天之不純命令。何百姓之震愆。言皇天不純一其施則萬物大傷人君不純百姓震動以

民離散而相失兮。仲春而東遷。言懷王不明信用諛言而放逐已正仲春陽陽會時

徙我東行。遂與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

懷兮。甲之鼂吾以行。鼂且也屈原放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正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

清明。發郢都而去閭兮。惘荒忽之為極。言已始發郢都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

時。揖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言已去乘船士卒齊舉揖擢低徊容與咸有還

意自傷卒去而不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顧望楚都

長樹悲而太息涕。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

不見。龍門楚東門也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所蹠。眇遠也

雜音畫

遠視眇然足不知所當踐也順風波以後流兮。為洋洋而為客。洋洋無所歸也言已愛不

知所踐則聽知所踐則聽順風遂洋之遠客而無所歸也凌陽戾之汜濫兮。陽戾大波之神忽翔翔之為

薄。言已遂復乘大波而心絪結而不解兮。思寒產而不釋寒產

也言已乘船蹈波愁而恐懼則心肝懸結思念結屈而不可解釋也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

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無祖之宅舍也今逍遙而來東。羗靈竟之欲

歸兮。精神夢遊還故居也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昔水鄉家念親屬也哀

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想見君闕與廊廟也水中高者為墳聯以舒吾愛

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今。意欲勝馳道安

也。祿南渡之焉如。極也祿南渡之焉如。祿南渡之焉如。祿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懷王信用喪

曾不知其所居。曾不知其所居。曾不知其所居。曾不知其所居。孰兩東門之可燕。孰誰燕通也言即城兩東門

宮殿當為墟也。非先王所作耶何使通茨而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放且九歲慘鬱鬱而

不聞兮。蹇侘傺而含蹙。張然住立外承歡之灼灼兮。謀莊弱而

難持。言佞人承君歡顏好其諛言令忠湛湛而頭進兮。妬被離

而鄣之。言已心性重厚而欲頭進竟舜抗行兮。瞭香查而薄

天衆。諛人之疾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惡愠愉之修美兮。好

天人之忼慨。衆踈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此皆解於九辨之中亂曰

曼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念舊信非吾辜而棄逐兮。我以忠信而獲過也何日夜而忘之。晝夜念君不遠離也

王守仁曰此下諸篇用字用句先儒及不註詳

灼音綽 謨音忱

朱熹曰此章形容和佞之行最為精切則知佞

人之所以始又信此語與孔聖

之行言實相發明也

馮觀日記云狽

死正立首仁也

屈子之詞前極

以非其罪而自安其亦仁人之用心欽

袁宗道曰切人
不媚言懇切之
人不能軟媚君
或末怒而衆已
病之蓋惡其傷
已也

朱熹曰善不由
外來四語明白
親切雖前聖格
言不過如此不
可但以詞賦讚

洪興祖曰此章
有少歌有倡有
亂少歌之不足
則又發其意而
為倡獨倡而無
與和也則總理
一賦之終以為

而造怒責其非職願承間而自察思待清晏心震悼而不敢

悲夷猶而與進猶豫心怛傷之憺憺固切人之不媚具憎惡也衆

辭兮。諒佯聾而不聞若風道也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豈不至今其庸亡

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何毒藥之蹇蹇兮忠信不美願蓀羨之可完想君德

復望三五以為像兮三王五伯指彭咸以為儀先賢清白夫何

極而不至兮盡心修善故遠聞而難虧功名布流諱不由外來

兮。名不可以虛作孰魚施而有報兮實而不獲與美人抽怨

以言上不惠施則下不竭其力君不履誠信則臣下偽惑也少歌曰小金謳謠與美人抽怨

兮。為君陳道君性不端憍吾以其美好兮示我

及財賄也敖朕辭而不聽慢我之言而倡曰起倡發聲有鳥自南兮

屈原自喻生楚國也來集漢北好姱佳顏兮容貌說美畔獸處此與域既

惇獸而不群兮行與衆異又魚良媒在其側左右嫉妬道卓遠

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舊故思親戚也望孟夏之短夜兮四月之末何晦明之若歲愛不能寐

惟郢路之遼遠兮陰盡極也願徑逝而不得兮意欲直還竟識

兮。南指月與列星參差轉運願徑逝而不得兮君不納也竟識

路之營營精靈主行何靈寃之信直兮心不與吾心同

清白象泥濁也理弱而媒不通兮知反劣弱尚不知余之從容未照我

也。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又卸朴也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志之所

歲音隈也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又卸朴也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志之所

也。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又卸朴也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志之所

亂云尔

習孔教曰倡亦
歌之意節所謂
發歌句者也屈
原生于變峽而
仕于郢即是有
南而集于漢北
也

唐順之曰此言
靈寃忠信而質
直不知人心之
異于我故雖得
歸亦無與左右
而道達之者彼
又安能知我之
閉眼而不更所
守乎

歲音隈

焦竑曰此章陳詞以望君之察君伴聲而不聞是以愛心不遂你須自解

塞吾願兮

言已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行度空高我常願之也

超回忘度行隱進

兮。超。越。也。言已動履正直超越回邪。忘其法度。隱行忠信。日以進也。

佢。回。夷。猶。宿。北。姑。今。地名。北姑。

君所以低徊猶豫宿北姑。者與君竟悟而還已也。

煩。寃。督。容。實。沛。徂。今。言已憂愁思念。煩寃容貌憤亂。

誠欲隨水而沛。然。而。流。去。也。

愁。嘆。苦。神。靈。遙。思。今。靈。遙。思。者。神。遠。思。也。

行。媒。兮。無。行。媒。者。道。思。作。頌。聊。自。救。芳。憂。心。不。遂。斯。言。難。告。今。

道。思。者。中。道。作。誦。以。舒。拂。鬱。之。念。舊。傷。懷。之。

道。思。者。中。道。作。誦。以。舒。拂。鬱。之。念。舊。傷。懷。之。

懷沙

陶。陶。孟。夏。今。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傷。懷。求。哀。今。泊。

祖。南。土。言。已。見。草。木。盛。長。已。獨。泊。然。放。流。往。居。江。南。之。上。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

靜。幽。默。言。江。南。深。澤。深。視。之。冥。冥。鬱。結。紆。軫。今。離。慙。而。長。鞠。言。已。野。甚。清。淨。默。無。人。聲。

為。園。兮。常。度。未。替。言。人。利。削。方。木。款。以。為。園。其。常。法。度。尚。未。廢。以。言。諧。謔。人。詔。逐。放。已。欲。使。政。行。亦。終。守。正。

而。不。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為。也。

畫。志。墨。兮。前。圖。未。改。言。工。明。於。所。畫。夜。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

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者。也。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倖。不。言。持。賢。智。之。士。居。於。山。谷。則。衆。

斷。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聵。謂。之。不。章。言。持。賢。智。之。士。居。於。山。谷。則。衆。不。任。其。聲。而。

洪吳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困易其行小人救貧群起而攻之幸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此象而已太史公曰乃你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魚所賦故太史公他載之

同 狗與聯 余有丁曰詞語短長於色鬱結有不任其聲而

居於山谷則衆

使與其詞者為愚以為離婁微睇兮離婁古明目者也瞽以為無明謂賢者遭困厄俗人侮之以為癡

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笈兮雞鶩翔舞言聖人

志也人得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忠佞不異夫惟黨人卸固兮羌不知

余之所臧善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言已才力盛壯

放棄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意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抱寶窮困而

吠兮吠所怪也言俗人群聚毀賢智者亦非俊疑傑兮固庸態

也衆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言已

能武質內以疏達衆人材朴委積兮條直為材壯莫知余之所

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營言衆人雖不同已猶復重累仁德

重華不可選兮孰知余之從容言聖辟重華不可逢遇誰古固

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湯禹

久遠兮貌不可慕也微遠改念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

願志之有豫言已自勉脩身雖遭病心終不徙進路比次兮日

昧昧其將暮言已思念楚國願得君命進道比行以舒憂娛哀

兮限之以大故大故死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循路幽蔽

兮衡遠忽兮言雖在胡澤之中幽深蔽曾唵恒悲兮

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歎無匹兮言已懷

質抱忠信之情不與衆同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言驥驥不

故孤犛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言驥驥不

遇明君則亦無所施其智能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言已既安於

所錯安其志或安於忠信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已既安於

音促節至此而

卷之十一

十五

胡特化曰此言禹湯不可得則上已留連之心改其忽慢按慰已心以自勉強也

仰望曰抗志歎沉者其文也而卒未沉者文以

後之事也問之梯梯驗之詞外則然

馮觀曰屈子懷沙持九章之一耳史遷作史也採此篇蓋以煩

音促節至此而

愈深耳其曰知
死不可讓今願
勿愛今何其志
之决而詞之悲
也
意當復何想乎謂威
不能動法不能忍也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
言已所以重傷於是
莫息自恨懷道不
得
施用世溷不吾知
心不可謂兮知死
不可讓兮願勿愛
兮
言人
將終可以建忠
仗節死義明以
告君子兮吾將以
為類兮
言已
願勿辭讓而自
愛惜也
忠死節故以此
明白告諸
君子宜以我為
法度也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懷王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謫。

情兮。志沉菀而莫達。思念沉積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

將。雲師徑逝。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

帝嚳之德。遭玄鳥而致詒。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殷契合神

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憑心猶未化。憤懣守節寧隱閔而壽

考兮。懷智伴愚。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比于子胥未

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車覆者國君危也馬塞獨懷此異路

洪興祖曰此章
言已思念其君
不能自達然反
觀初志不可及
易蓋自修飭死
而後已也
詒音異
菀音鬱
表宗道曰此章
思慎憚之不可
化而優游以弄
考世略之不可
由而遠去以俟
命察中心之有
餘現南人之憂
態不阻不絕也
習孔教曰知直
道之不可行而
不能改其度雖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思美人

至於車傾馬仆
而猶懷其所
由之道不肯同
於衆人也

真德秀曰此處
詞亦和平意亦
隱婉

余有丁曰篇上
畜也似小梨好
生道旁薄叢也
交佩左右佩也
篇畜雜菜皆非
芳草故言除去
二物而以蘄芬
播為交佩也優
醉忘憂以現世
變又樂其所得
於中者以舒憤
澹而無飾於外
則其芬芳自從

中出初不借美
於外物也

次與曰此章
言已初見信任
及國於于治矣
而懷王不知君
小人之情狀
以忠為和以信
為信卒見放逐
無以自明也

遭逢艱難
勒驥驥而更駕兮
任俊賢也
造父為我操之
御民以

君遷遂次而勿驅兮
使臣以禮
聊假日以須晉
知德化也
指蟠

冢之西隈兮
與曛黃以為期
待閒靜時與賢謀
開春發歲兮
承

百姓也
白日出之悠悠
體光明也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
遵江夏

以娛憂
循兩水涯
擊大薄之芳蕙兮
欲援芳蕙以
舉長洲之宿

莽
採取香草
惜吾不及古人兮
生後殷湯
吾誰與玩此芳草
與

竭節盡
解篇薄與雜菜兮
備以為交佩
言已解拆篇畜雜以香
菜合而佩之言條飭弥

盛
佩繽紛以繚轉兮
德行純美
遂萎絕而離異
終以反斥
吾且

儻個以娛憂兮
觀南人之變態
覽察楚世
竊快中心兮
揚厥憑

而不埃
思憤懣舒而
芳與澤其襍糅兮
羌芳華自中出
生含天
姿不

受
紛郁郁其遠承兮
法度文辭
消內而外揚
修善才身
情與質

信可保兮
言行相副
羗居蔽而聞章
雖在山澤
令薜荔而為理

今
意欲休高
憚舉趾而緣水
憚難也誠難抗
因芙蓉而為媒兮

後風俗也
憚寒裳而濡足
被垢濁也
登高吾不說兮
事上得位
吾不好也

入下吾不能
隨倍榮顯
因朕形之不服兮
我性婞直
然容與而

狐疑廣遂前畫兮
恢廓仁義
未改此度也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

顧及白日之未莫
獨煢煢而南行兮
思彭咸之故也

卷之六 楚辭 卷之六 楚辭 卷之六 楚辭

夫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嘗有也。不誠，未有能者也。

夫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嘗有也。不誠，未有能者也。

夫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嘗有也。不誠，未有能者也。

夫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嘗有也。不誠，未有能者也。

夫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嘗有也。不誠，未有能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君告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

承宣祖業，以示民也。明漢度之嫌疑，草創憲度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

而日嫉，委政忠良初密事之載心兮，天災地變雖過失猶弗治。

猶赦寬也。心純麗而不泄兮，素性敦厚遭讒人而嫉之。遭遇靳尚及上

又以此欺，誣罔戲弄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說諛之

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

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身幽隱而備之。雖處草野臨沅湘之玄

淵兮，遂自忍而沉流。遂起深水率沉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

詞。忽認以為真。自害賊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初見信任，楚國幾于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為和，以信為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屬音焮，嫉音嬉，羨同。

汪見坤曰：無罪見尤慙，見光景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

凌約曰：此皆設詞，忽認以為真。

也卒與女須同
扁而國人共悅
之故各其郡曰
梯歸梯梯本名
建本即

余有丁曰其詞
之危迫如此蓋
敬死而女須勸
之扁也太史公
遂以為笑然



昭懷王壅蔽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賢人放竄鳥舒
情而抽信兮安所展思恬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遠放
生獲貞臣而無由敬竭忠節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厨

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
而知之異信諛而弗味兮宰詬阿諛子胥死而後憂竟為越國
介子忠而立枯兮介子介文君寤而追求文君即晉文公也昔

奔齊楚介子推後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得因賞諸後行
諸失志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竟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
前出文公因燒箕山子推
抱樹燒而死故言枯也 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

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
民不得有言燒亦以報其德使優游其靈魂也 思父故之親身
今因縞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思或忠信而先

訛音移
謾音瞞

直德秀曰詭譎
毀譽而加誣君
不參錯而思慮
也

王守曰情究情
實與克狂猶言
曲直也列宿錯
置言其光輝而
明白也

王世貞曰識音
志不先則忘却
其命喪而辱為
臣僕故曰補缺
有再其子之憂
蓋如也識記
也設若不盡其
辭而閔然以死

節兮仇牧荀息或訛謾而不疑張儀詐欺弗省察而按實兮聽

誣人之虛辭芳與澤其襟襟兮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何芳
草之蚤歿兮賢臣被謗微霜降而下戒嚴利卒至諒不聰明而

救壅兮君智淺短使詭諛而日得佞人位高自前世之嫉賢兮
憎惡忠直無所照也謂蕙若其不可佩賤棄仁智妒佳冶之芬芳兮嫉害

容也 慕母姣而自好醜姬自飾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
自代衆惡推遠頌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譴怒橫意情

究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如列宿之錯置皇天羅宿乘騏驎而
馳騁兮如駕駑而無轡御而自載不能制御果泥汙以下流兮

魚舟楫而自備身將沉沒皆法度而心治兮皆棄聖制辟與此

則上官勒尚之徒壘君之罪誰當記之

其魚異若乘船車無轡權也寧溘死而流亡兮恐補殃之有再幸及父母與親屬也
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壘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南國謂江南也言橘受命於江南不異於衆也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言橘實青其質黃雜糅俱盛爛然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言橘實青其質黃雜糅俱盛爛然

精色內白類可任兮言橘實青黃其色精明內懷素白以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言嗟乎衆臣汝少小之人

獨立不遷豈

不可喜兮屈原言已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徙誠可喜也

洪興祖曰美伯夷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篇名有國頌說者云頌容也陳為國之形容徠古來字

袁宗道曰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已志守忠信也

魯音層 博音團 洪興祖曰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已志

胡時化日景執也言已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便知之

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言屈原自知為諛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倍人也

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不敢有過失也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

與長友兮言已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理兮言已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已行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屈原亦自

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

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為法也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謂之飄風飄風回邪以與諛人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

隕性兮芳草為物其性微眇易以隕淩聲有隱而先倡言諛言

使或亂也夫何彭咸之造思兮君為惡則志登志介而不忌已見諛人倡

念古世彭咸故典萬變其情豈可益兮變轉易其辭先後反覆

如明君察之孰虛偽之可長言諛人虛造言其行邪鳥獸鳴以

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言鳥獸群鳴相

言諛人口衆多盈君之耳亦可魚鼈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

章其言佞人用黨恣其口舌故荼苦不同晦兮枯草茶苦不同

忠佞亦不同朝蘭茝幽而獨芳以其貧人雖居深山惟佳人之

凌雅危曰言飄風動搖芳草使不得安以言諛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故已見之心冤結而傷痛也

王偉曰王聚魚張其鬚尾葦葉其鱗則蛟龍隱其文章而避之也喻小人進而貧人退避隱去

洪興祖曰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愛故託遊天地之間以世廣德終沉汨羅後子胥申徒以畢其志也

曼音慢 顧天峻口叙已愛悴心重嘆心苦氣逆憤懣結不下也 紀音九

永都兮佳人謂懷更統世而自貶言已念懷王長居郢都世統其位父子相舉今不任賢亦

將危也言已常眇然高志執行憐浮雲之相往

始也言已放棄若浮雲之介眇志之所感介節言已能守耿介之

也世則鋪陳其忠自訂盟也惟佳人之獨懷兮

折芳秣以自處已獨念懷王雖見放逐和香增歎歎之嗒嗒兮

獨隱伏而思慮言已思念懷王悲涕歎歎雖涕泣交而嗚嗚兮

思不眠以至曙曙明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後容以

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紀

思心以為縲兮編愁若以為膺編結也膺背也結胸者折若木

以救光兮日光謂隨飄風之所仍言已願折若木以救口使之存

鬢鬢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言已欲隨後群小存其形貌察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然

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整飾衣裳超惘惘而遂行失志惶遽

習習其若頽兮年歲轉去昔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蘋蘩稿

而節離兮齒隨落也芳以歇而不比志意已盡憐思心之不

可懲兮履信被害證此言之不可聊明已之詞寧逝死而流以

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唵而投淡兮自哀茆獨放子出而不

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有隱昭彭咸之所聞觀見先賢登石室以

遠望兮敬楚跼眇眇之默默跼道僚遠入景嚮之無應兮鼠在

無民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憂戚戚而不解心鞿

羈而不開兮肝膽係結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天與

進今如披離而

行音行

聖音吟

許元曰遠離父母亦依歸也屈原傷已无安樂之志而有欲放之臯意歎終命心乃快也

王正麟曰哀郢云忠湛而顛進今如披離而

彰之獲救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主攻一石顯此云言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偏所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董芬曰詞若不亂方寸亂矣

無根也。莽芒之無儀草木彌望聲有隱而相感兮鶴鳴九臯物

有純而不可為稟氣純也貌蔓蔓之不中量兮入極道理縹緲

綿之不可紆細微之思秋情情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自

幽冥心不樂也凌大波而流風兮意欲隨水託彭咸之所居後古賢俊

上高巖之峭岬兮處雌蜺之標顛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攄虹兮

上至玄冥舒光耀也遂儵然而捫天所至高也吸湛露之浮涼兮激凝霜

之雰雰雰霜貌也言已雖昇青冥猶依風穴以自息兮伏聽天

急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馮崑崙以瞰靈靈兮遂處神仙觀

隱岷山以清江隱伏也岷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岷山導江言已

憚涌湍之盪七兮憚難涌湍危阻也而敢波聲之洶七水得風

率悲感晉連之意

喻俗人言也欲懲清邪惡伏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已欲隨眾容

世人也罔芒芒之無紀又欲罔然芒芒與眾同志軋洋洋之無從

功言欲軋惕已心彷彿羊立馳委移之鳥止雖欲長驅漂翻翻其

上下兮登山入水翼遙遙其左右雖遠念君汜瀟瀟其前後兮

思如流水伴張弛之信期言已悲君國而眾人俱其毀已觀炎

遊楚國也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瀾水之相擊

言已上觀炎陽烟液之氣下視霜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

程策言已願借神光電景飛注注來施黃求介子之所存兮介

也伯夷清白之行刺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魚造思慕子推

伯夷清白之行刺心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古以邪事君而幸

習孔教云一云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補所始朱子以為棘刺恐誤

呂祖謙曰此篇沈似沈實未沉也既沉矣焉作沈辭

蕭良有曰歸州
本名建平蓋嘖
女酒婦弟俱歸
其人喜之故名
其脚曰穉歸可
微也

蒙富

悼來者之逖逖

今世人見

浮淮而入海兮後子脊而自適

望大河之淵渚兮悲申徒之抗迹

申徒仗也遭遇閻君遁世

也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

言已數諫君而不見聽雖

於方心結結而不解兮思零產而不釋

懸屈結詰不可解也

寒產猶詰屈言已乘水

遠遊章

悲時俗之迫阨兮

哀衆疾妬迫脅貧也

願輕舉而遠遊兮非薄而無因兮

質性鄙陋無所因也

焉託乘而上浮

將何引援而升雲也

遭沉濁而汙穢兮

逢遇閻王觸諛

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而不寐兮

憂以愁戚日不眠也炯鬼

營營而至曙

精魂吐公不寐故至曙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

慮

患往者余弗及兮

三皇五帝不可逮也

來者吾不聞

後雖有聖我身不見

遙思兮招愴怛而永懷

惆悵失望而志乖錯也

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

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

魂靈遠逝

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

端操兮

捐棄我情慮專一也

求正氣之所由

稜神藏情治心術也

漠虛靜以恬愉兮

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

想聽真人之衛美也

願承風乎遺則

洪興祖曰哀人生之長勤此原愛世之詞唐李翱用其語作拜禹言

朱熹曰惟天地之無窮四言乃

其意也天神仙

理而不可期也

乃獨眷眷而不

之耳然往者之

不可及則也未
如之何矣獨未
者之不待聞則
夫世之惠迪而
未古後遂而未
凶者吾皆不得
以須夫反復熟
爛而睹夫天定
勝人之而及是
則安能使人不
為沒世荒涯之
悲根此屬原所
以願少頃史无
死而僥倖乃一
於神仙度世之
不可期也嗚呼
遠矣是宜易與
俗人言哉
思慎同
星眸同

長生之法或也
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
傳說死後其星
著於房尾也
美韓公之詩一
獲道純也
形穆穆以浸遠兮
離
人羣而道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
乘風蹈霧
忽神犇而鬼怪
來
奄忽出
音鬢鬢以遙見兮
託貌雲氣
精皎皎以往來
言神靈照
香冥也
如星
絕氛埃而淑尤兮
超越垢穢過先祖也
淑善也
九過
終不
反其故都
去皆舊都
免从患而不思兮
得離群小
世莫知其所
如奮舊高舉休天衢也
此自以上皆美仙人
超世離俗免脫患
女難原思慕其道以自慰
緩愁思復至志意悵然
自傷放逐
忍命不心頭念
恐天嘗之代序兮
春秋迭更
耀靈星而西征
乘
年時復吟嘆也
電以馳騫靈華電貌也
詩云
暉暉震電西方少陰其神尊
收主刑罰也
屈原欲急西行者
將令行其神務寬大也
微霜

仿音勞

吳默曰此憤激
未盡復陳詞也

未熹曰屈原既
放悲嘆之餘聊

觀宇宙而世俗
之卑狹悼年壽

之不長原於是
作為此篇思歎

制鍊形魂排空
猛氣浮遊八極

後天而終以盡
反復无窮之世

交雖曰寓於言
然其所設王子

之詞苟去充之
實長生久視之

要訣

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
聊仿佯而逍遙兮求歷年而無成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
高陽邈以遠兮
顛夏
為所程
安取法度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
四時運轉
奚又留此
故扈軒轅不可攀援兮
皇帝以往雜攀引也
軒轅皇帝也
吾將
後王喬以娛戲
上從真人
與娛戲也
食六氣而飲沆瀣兮
遠棄五穀
漱正
陽而含朝霞
食吞日精食元符也
凌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
者南方日中之氣是也
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合氣也
保
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羸穢除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
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
審壹氣之和德
究問元精
曰道重受兮
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無滯滑而魂兮
亂尔
彼將自然

二十一

卷五

廿五

應也壹氣孔神兮專已於中夜存恒在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見彼

頤天峻曰湯谷右東方少陽之位注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

湯音湯晚音晚

黃洪憲曰脩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宿魄常檢如月宿魄之受日光神不馳而魄不死遂去登仙

而奔忽乎吾將行周視萬字仍羽人於丹丘兮因就衣仙於明留不死之

舊鄉遂居遂萊朝濯髮放湯谷兮日出夕晞余身兮九陽謂天

地之吸飛泉之微液兮含吮玄澤懷琬琰之華英咀嚼玉英玉

色頰以脫頰兮面目光澤精醇粹而始壯我靈強健質銷鑠以

灼約兮柔媚善也神要眇以淫放魂魄漂然嘉南州之炎德兮嘉南州

奇美太陽麗桂樹之夕榮元氣溫煖山蕭條而哭獸兮浮兮寂

氣和正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抱我靈魂而上

赤黃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闔其開闔兮告帝衛臣排闥闔而望

予立排天門召豐隆使先導兮呼語雲師問太微之所居傳訪

發軔於太儀兮旦早趨駕於天庭太儀天夕始臨乎於微閭暮

翁正春日重陽者積陽為大尺有九重故曰重陽清都列子以為帝之所居也於微閭周禮東比曰幽州其山鎮曰醫先閭

醫音醫

汗道坤曰鈎芒未神自古以未著德立功者也

而鳴駢連蜷以驕驕駢駢驕驕騎膠葛以襍亂兮參差駢錯

澗衍而方行續紛容裔撰余轡而正策兮我欲遠馳吾將過乎

鈎芒就沙陽神歷太晷以右轉兮帝太皓其神鈎芒太皓始結

吳昌曰西方庚
辛其帝少皓其
神齊收西皇即
少昊也離騷平
日召西皇使涉
予知西皇所居
於海澤也
祝堯曰此篇雖
託神仙以起興
舉天地百神以
自比而實非比
原之作此實以
往者弗及素考
不聞力恨悲宗
國將亡而君不
悟思故求仙不
死以規國事終
久何如爾故其
徘徊哀吟離騷
之詞有非復詩
人悲怨之意大

臣召以岐以漁制立庖
厨天下号為庖犧也
前飛廉以啟路
風伯為余先驅今飛
光兮日耀旭曙
凌天地以徑度
鳳皇翼其承旂今遇
西皇
遇少陰神
擊彗星以為旂兮
舉叶柄以為麾
招搖東
叛陸離其上下兮
遊驚霧之流波
音曠曠其曠莽兮
日月曠曠
召玄武而犇屬
後文昌
使掌行兮
顧命
中宮勅百官也
天有三宮謂
紫宮太微文昌也
故言中宮也
選署衆神以竝轂
悉召群靈
路曼曼其悠遠兮
徐弭節而高厲
左兩師使徑待兮
右雷公以為衛
欲遠慶世以息歸兮
意恣
睢以担嬌
綴心肆志
內欣欣而自美兮
德純深也
聊媿娛以自

未賦家為門街
鍾離之辭者莫
不祖此司馬相
如大人賦尤多
褒之六原之情
非相如所可窺
也
王世貞曰古之
怨者莫過于屈
原至遠遊數吾
而微露其體

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
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懷余心悲兮
思我
哀懷
邊馬顧而不行
眺故
思故舊以想像兮
長太息而掩涕
增嘆泣沾裳也
屈原謂備身念道君遇仙人託興俱造周歷万
方升天乘云後千百姓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竭忠信
以寧國家精誠之
汜容與而遐舉兮
進退俯仰
聊聊志而自弭
且自厭安
指尖神而直持兮
將候祝融以認謀也
南方
吾將往
而踟躕也
指尖神而直持兮
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乎南疑
過衡山而
覽方外之荒忽兮
遂窅率土
沛罔象而自浮
水與天合
祝融戒而蹕御兮
南神止我
騰告鸞鳥迎宓妃
物漂流也
張樂咸池奏承雲兮
思樂黃帝典唐堯咸池堯奏承雲門
使侍
張樂咸池奏承雲兮
黃帝樂也
屈原祝融止已即時還車
將即中土乃使仁
資若鸞鳳之人
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
已於聖君得若黃帝
七堯者欲典建德成化制禮作樂以安黎
庶
二女御九韶歌
美堯二女助成化韶舜樂名也
九成九奏屈
也

許元曰相如
大人賦此之新
豈也但爭於句
字之間

也
庶
二女御九韶歌
美堯二女助成化韶舜樂名也
九成九奏屈
也

瑤音緒

余有丁曰屈原

之事蓋聖賢之

交者使遇孔子

當異三仁同稱

施仁曰離經九

章皆託遊天地

之間以泄憤懣

卒從彭咸之所

若以畢其志至

此章獨不末初

口長太息而掩

涕思故國也終

曰與太初而為

隣則世莫知其

所如矣

大楚任之以職則即僚師七百官維時於是遂禪以位行為天

子乃作韶樂鐘鼓鏗鏘九奏迺成屈原自美不值於堯而遭此

濁世見使湘靈鼓瑟兮百川之神令海若舞馮夷相和也海若

乘逐也神名也馮夷水仙人淮南言女媧蟲象並出進兮鬼魅神獸喜

馮夷得道以潛于大川也類象罔象也形螺虻而逶迤相銜受也唯蜺便蚺以增撓兮神

皆水中神也周旋侍鸞鳥軒翥而翔飛鸞鳥玄鶴音樂博衍無終極兮音

左右也靡有焉乃逝以徘徊遂往周流舒并節以馳騫兮而長驅也卓

絕垠乎寒門經過后土出北區軼迅風於清源兮遂入八風後

顛頂乎增冰過觀黑帝歷玄冥以刑徑兮道絕幽都乘間維以

反顧攀持天綱召黔羸而見之兮造為余先乎平路開道我經

營四荒兮周遍周流六漠旋天上至列缺兮窺天降望大壑海

廣下崢嶸而無地兮淪幽上寥廓而無天悅無視儻忽而無見

兮目瞑聽愴怛而無聞聲也超無為以至清兮登天與太初而

為隣典道放逐憂心惟依彷徨天

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人祠宇圖畫天地山川神靈

絕根乎爽門絕根乎爽門經通古上北極之門也
 為漸并出典出水過觀黑帝之邑字也
 全如也日如也顛顛而無聞顛也躑躑無為以至至令令與太師而與太師而
 可可樂樂而無此令令土寒土寒而無天而無天
 黃黃可可樂樂而無此令令土寒土寒而無天而無天

天問章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憔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曼曼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瑋瑋備俛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辭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其論述故其文藝不次序云爾。

屈子曰遠古之初誰傳道之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也上下未

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无垠冥昭瞢瞢誰能極之言日月

洪吳祖日合焉洪吳祖日合焉夜清濁晦明夜清濁晦明誰去極知之誰去極知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

考三合以宛同考三合以宛同誰去極知之誰去極知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

而攻引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太後生也以為天地人非也梁穀註云古人稱萬物負陰而抱陽坤氣以為和然則所謂天尺名者坤和之功而神理所由會二氣之和蕪揮之美考不可以棄剛滿其用不得以弱較分其名故其祗之載地德之天九生人之灵知于天資彩于二氣故又曰上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言純陰純陽一晦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謂
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園則九重孰營度之言天園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惟茲
何功孰初作之言曰天有九重誰始作之地翰維焉繫天極焉加言天豈
寧有緝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入柱何當東南何虧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
九乘之際安放安屬九天東方緯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
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言天地廣大隅
其際會洵紛安所屬繫乎言天典地合會何所分日月安屬列
乎其數天何所昏十二焉分言天典地合會何所分
星安陳言日月星辰安所繫屬誰陳列也出有湯谷次千蒙汜言日出東方湯
極蒙水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夜光何德
之涯也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厥利維何而頤荒在腹言
死則文育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

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中之腹而願望乎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神女無夫伯
強何處惠氣安在伯強大力役光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言
當何所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言天所闔閉而晦冥角宿未旦曜
在乎靈安藏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言鮫才不
衆人何以衆人何以僉咨何憂何不課而行之言衆人舉鮫治水堯知其
先試鳥龜曳銜鮫何聽焉言鮫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
之也不聽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堯長放鮫於羽山絕在不
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言鮫愚狼腹而生禹之少見所纂就前
緒遂成考功言禹能篡代鮫之遺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言
何能繼續鮫業而謀慮不同也洪泉極深何以寘之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地

實音真
汨音音

墳子數
連反

方九則何以墳之

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洪興祖曰離騷
天問爰用山海
經而劉思勰辨
騷以康回頽地
夷異獎日為誦
怪之談異乎經
典如高宗夢傅
說姜嫄復帝敏
之類皆見于詩
書且証也哉

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天柱折故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濤

所營禹何所成

言敷治洪水何所成就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北嶽長其廣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言縣圃乃上增城九重其高

幾里

下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言天西北之門獨常日安不到燭龍何

照言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國有暉街燭而照之

揚慎曰東流不

差幾何乎

義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言日未陽出之時若

子之對朱子之

為說余謂水由

而滅今以氣噓

注大抵以歸墟

氣而生亦由氣

而滅今以氣噓

而一一滴可知其

赤之光華乎

何歎能言

是水之大穷天

吾者乎禮記曰

負熊以遊

氣之大升降處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而一一滴可知其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大也婦孺尾開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是水之大穷天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氣之大升降處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而一一滴可知其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大也婦孺尾開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是水之大穷天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氣之大升降處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而一一滴可知其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大也婦孺尾開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是水之大穷天

言寧有兪角之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鯪音鯪
鯪音鯪

泝音泝
泉音恩

止言仙人稟命不死其

鯪魚何所魃堆何處

言鯪魚鯪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魃堆

羿焉殪日烏焉解羽

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

禹之力獻功降者下土四方

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

羽翼其

余音途

焉得彼崑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言禹身治水統娶崑山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

妃匹合歟身是繼言禹所以憂无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

鼃飽言禹治水道娶者要无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故代

益作后卒然離璧言禹以天下禪与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

這憂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故者以其能

有龜氏叛啓率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言有龜氏所行皆歸

得无長害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言啓附以能變化更益而代

姓得下種百穀啓棘宮商九辨九歌言啓能備脩明禹業陳列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言禹膺利母肯而生其母之身分散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言羿紘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胡羿射夫

孽音孽

籍音籍

洪與祖曰言圻剖而產則有之求分竟地未必然也竟地犹言竟天也唐段成成云近分竟也益用此吾

世其日此射河伯妻雒嫫者何人乎乃堯時羿非有穷羿也

揚慎曰文字以依此為創措鏗句汗漫怪奇一灑然寡儔卓焉高品

四十一

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焉得彼崑山女而通之於台桑言禹身治水統娶崑山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

妃匹合歟身是繼言禹所以憂无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

鼃飽言禹治水道娶者要无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故代

益作后卒然離璧言禹以天下禪与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

這憂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言天下所以去益就故者以其能

有龜氏叛啓率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言有龜氏所行皆歸

得无長害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言啓附以能變化更益而代

姓得下種百穀啓棘宮商九辨九歌言啓能備脩明禹業陳列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言禹膺利母肯而生其母之身分散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言羿紘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胡羿射夫

河伯而妻彼雒嫫言河伯化為白尤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

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尤遊天帝曰為我弑羿天帝曰尔

灵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

放羿又夢与雒水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言羿不道道德而挾弓

神宓妃交接者也馮珧利決封豨是射射豨獵捕神獸以快其

情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

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

涎娶純狐眩妻爰謀言涎娶於純狐氏女眩惑何羿之射革而

交吞揆之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涎交阻窮西征巖何越

焉言堯放鮫羽山西行度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言鮫死後化

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為黃熊入於

羽淵豈巫醫所咸播秬黍藿是營言禹平治水土万民皆得

法復生活也咸播秬黍藿是營耕種黑黍於藿藿之地盡

為良何由并投而鮫疾修盈言堯不惡鮫而戮殺之則禹不得

田也何由并投而鮫疾修盈與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鮫惡

長滿天白鯢嬰弟胡為此堂言此有鯢弟氣透搜相嬰何為

下也白鯢嬰弟胡為此堂此堂乎盖屈原所見祠堂也安

柳子曰要擇而
陵殆或謂之尤
伯負骨帝尚窄
之言尤伯一鈞
而負六龜之骨
帝憑怒而迁城
之也

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言崔文子李仙於王子儵化為白蛇而嬰
弗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蛇

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
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言天法有
善陰陽從

橫之道人夫
陽氣則死也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之尸置
之室中覆之以幣筐須臾

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
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并號起兩何以興

之言兩師號呼則雲起而
兩下獨何以興之乎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言天撰十二神
鹿一身入足兩

頭獨何膺受
此形体乎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
日有巨鼇之鼇背負蓬萊之

山而抃戲滄海

之中獨何安之乎
龜釋水而陵行則
何能遷徙山也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

言澆無義淫泆其往至
其戶佯有所求因与行

何少康逐犬而顛損厥首

言夏后少康因田獵放犬
逐獸逐殺獲而斷其頭

女岐

也
消乱

縫裳而館同爰止

言女岐与澆淫泆為之縫
裳於定共舍而宿止也

何顛易厥首而親

以逢始

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
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始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後
已獨何以厚待之乎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言少康成斟尋氏
奄若覆舟獨以何

道取
之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言夏桀征伐蒙山
之國而得妹嬉也

為
意故湯放之南巢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

言舜為布衣憂閔
其家其父頑母嚚

妹嬉何肆湯何殛

不為娶婦
乃至於鰥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如
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

乎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言賢者豫見施行萌芽之端而
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意也

璜臺干

成誰所極焉
熊罴豹胎如此又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
萬民登以為帝孰開道而尊

丘酒池以至
於仁者也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
其林如以誰所制匠而面之乎

也
厥弟終然為害

何肆大體而厥身

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
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

鯀音鯀
意古意
字

不危敗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稟寘井吳獲迄古南嶽是

止言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孰

期去斯得兩男子言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理子文王古公

雍去之而吳立以為君言與期會而得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兩男兩男子者是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

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

何承謀夏桀以滅喪言湯

用伊尹之謀而伐帝乃降觀下逢伊摯言湯出觀風俗乃愛下

夏桀終以滅亡也

舉以為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

相也

喜悅簡狄在臺學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言簡狄待帝嚳于臺

喜而吞之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言湯能包特先人之末德備特

因生契也

主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干協時舞何以懷之言夏

也

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特務

調和百姓使之歸已何以懷來之也

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

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有扈牧監云何而逢

豎之人耳擊牀先出其命何後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

所獲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言湯常能秉特契之末德修而弘

未喜曰斗篇所
問雖或怪矣然
其理之可推事
之可鑒者尚矣
有之

曼音萬

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言湯往田獵不昏微循迹有狄不寧

言大有循闇微之道為屈伏

夷獨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

危害厥兄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或其父何變化以作

詎後嗣而逢長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奸詐使舜治廩後

子封象於有鼻而後成湯東巡有辛爰極言湯東巡行至有何

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之婦小子謂伊尹勝送也湯出重泉夫何

辜尤吉集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言湯

而誰使禁先挑之也不勝衆人之心以伐禁會龜爭盟何踐吾期言武王將伐紂紂

膠鬲曰欲以何日至設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

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設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又殺之

也吾固不取休息故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

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言武王伐殷將帥猛如鷹鳥到擊紂躬

叔旦不嘉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

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授殷天下其

位安施言天始受殷家以天下其王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殷

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若紂也爭遣伐器何以行之言武王三代討紂豈下

前獨何以並驅擊翬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

行之謹呼奮擊其翠昭后成遊南土爰底言昭王肯成王之制而上

遂不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言昭王南遊何穆王巧拇夫何為周

流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大戊得四白狼四白鹿

欲以懷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言王者當修道德求四方穆王妖

夫曳銜何號於市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繫孤箕服寔仁周

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九止於

幣請而告之九夏而繫在續而藏之夏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

亡傳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營

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則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營

無長善者佑之惡者罰之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營

匡天下任蓋力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口一彼王紂之躬孰使

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无常佑罰之不恒也

洪與祖曰小人
之死諸子相攻
身不得欽與見
殺所異故曰卒
然身殺其之也

官湯尊食宗緒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子尊其先祖勳闔夢生

少離散也言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

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勳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言闔廬少小

大厲其勇武彭鏗斟雉帝何饗言好和滋味善斟雉羹受壽

求多夫何父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中央

共牧后何怒言中央之州有蛟首之蛇爭共食之牧草之實自

逢蟻微命力何固言蟻蟻有蝥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驚女

采薇鹿何祐言昔者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因比至回水萃

荷喜言女子驚而比走至於回水兄有噬大弟何欲言泰伯有

欲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言泰伯不肯與弟鍼大鍼以百兩金

也薄暮電電歸何憂言屈原書壁所問畧訖日暮欲去時天厥

嚴不奉帝何求言楚王惑信諛佞其威戾當自墮不可伏匿穴

處爰何云言吾將退於江濱伏匿荆勳作師夫何長先言初楚

女身邑邊邑處女子爭采桑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

此與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

直恐不可悞過改更我又何言敬使楚王竟悟引過自身以謝

長久也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吳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

起於細何環穿自問社丘陵爰出子文言子文之母鄭公

大勝我也何環穿自問社丘陵爰出子文言子文之母鄭公

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

洪興祖曰薄暮日欲晚喻年將老也雷電喻君暴怒也婦何憂者自寬之詞

洪興祖曰荆勳作師夫何長先言楚金有功具復伐楚非長父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也石微往事以諷耳洪興祖曰懷王與秦戰為秦所敗以其六群入秦地也故屈原微荆勳作師吳光爭國之事諷之

為之固抱或修
或奔或半或行
惟意所適先不
中繩及也圣乎
后此沈病
余有丁曰卜居
篇內字义後米
曉不得但以意
者可見知突梯
滑稽只是軟熟
迎逢隨人倒隨
人起底意思如
這般文字便无
此小室碍想只
是信口任他說
皆自成一文
樓防曰詹尹謂
物之不齊長短
大小多少不能
以相通食神知
有所不去知行
已之志而已

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群戲也與波上下隨倍以金吾軀乎安徐寧與黃鸝步也此翼乎飛雲也將與雞鶩爭食乎啄糟也孰吉孰凶何太何後世近佞也千鈞為輕遠忠也黃鐘毀棄賢溷濁而不清行也蟬翼為重近佞也賢士無名困也吁嗟默默兮世莫也誰知吾之庶貞不別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也曰夫尺有所短騏驎不駮也寸有所長雞鶴知時而鳴也物有所不足計量也智有所不明夜光也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不能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也王世貞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于凉令人永慨

九歌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

德故兮德故故也璆璆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璆佩聲也詩云佩玉璆璆言已供

五玉兮五玉玉也璆璆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璆佩聲也詩云佩玉璆璆言已供

錯而鳴兮錯而鳴也璆璆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璆佩聲也詩云佩玉璆璆言已供

兮瓊芳蓋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清潔以璆玉為

蕙肴兮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蘭藉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

奠桂酒兮奠桂酒今椒漿椒漿酒

鼓枻兮鼓枻也安歌安歌也

揚枹兮揚枹也擊鼓擊鼓使巫靈緩節而舞徐歌

沈括曰吉日兮辰良蓋相錯蓋文則吾勢矯健如杜子美詩曰經豆豉豉鷓鴣粒碧梧換老鳳鳳枝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休也朱熹曰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頌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死已之意所旧全篇之北也

振鳳翼曰蕙有
蒸兮蘭莫桂酒
今椒漿當曰蒸
蕙希對莫桂酒
今倒用之謂之
嗟對

相和以樂
神意也
陳竿瑟兮浩倡
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
竿瑟大倡作樂以自竭及也
靈偃蹇

兮姣服
天謂巫也偃蹇弄
貌姣好也服飾也
方菲菲兮蒲堂
菲：芳貌言乃使姣
好之巫被服盛飾卒

足奮決偃蹇而弄芳
芳菲：盈蒲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會
五音宮商角徵羽
也紛盛貌繁衆也
君欣欣

兮樂康
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
神以歡欣狀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作福也屈原以

為神无形身難事易失然人竭心尽礼則歆其祀而惠以祉
自傷履行忠信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若英
言已將備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
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

餘以社若之英
以自潔清也
靈連蜷兮既留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
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

也爛昭昭兮未央
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顯貌矜莊形躄連
蜷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

長無極
賽將憺兮壽宮
賽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祀祭
已也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既至於

壽宮歆饗酒食憺然
安樂無有去意也
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
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

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
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
故易曰雲從龍帝謂

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之乘
龍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
聊翱遊兮周章
聊且
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

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
靈皇皇兮既降
靈謂雲神也皇
皇美貌降下也

言雲神來下其貌皇
矣遠矣兮雲中
矣去疾貌雲中雲神所及
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

五

劉次注曰楚詞
云新沐者必禪
冠新浴者必振
衣又曰与沐者
今咸也踰汝髮
今湯之阿皆繫
濯之謂也李曰
亦有此作其詞
曰沐芳莫禪冠
浴蘭莫振衣處
世忌太潔至人
貴戒輝与虫原
意同

朱熹曰此篇言
神既降而又謂
于人親接故既
夫而思之不能
忘也足以見臣
子慕君之深意

既飽矣然遂遂峯覽興州今有餘覽望也兩河之間曰興州餘猶
 海還其處也於興州尚獲橫四海今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
 見他方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極勞心兮憊憊憊：憂心貌屈原見雲
 得隨從觀四方以忘已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嘆心
 中極勞而憊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畧訖
 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
 太息嘆喟心每憊而不能已也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包洞庭之波方歎
 故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寒誰流兮中洲寒詞也雷待也中
 祀使巫請喚之尚復猶豫也居曰洲按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
 道絕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番蓋謂此堯之二女也

祝堯曰此篇亦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此之比有與而比之屬

美要眇宜修言二女之貌要眇沛吾乘兮桂舟言已雖在湖澤
 之船沛然而今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船常
 行常香淨也君令沅湘無波桶使江望夫君兮未來君謂吹參差誰思言已
 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未來君謂吹參差誰思言已

張鳳翼曰駕飛龍以下皆指相君而言思望之詞也舊註以為屈原自叙疑誤

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
 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駕飛龍兮北征思神畧華意

念楚國頭駕飛龍北遭吾道兮洞庭遭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
 行極還歸故厓也遭吾道兮洞庭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後大

道頭轉江湖之側委薛荔拍兮蕙綯薛荔香草也拍擗壁也綯
 曲之徑欲急至也薛荔拍兮蕙綯縛束也詩曰綯束楚是

拍音轉

梳音鏡
澤音卷

也。孫梳兮蘭旌。言已歸家則以荔枝博飾四壁薰草縛屋乘船則以孫為楫擢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脩飾也

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名近附也。極遠也。浦水涯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

憂思橫渡大江揚已精誠真能感悟懷王使已還也。揚靈兮未

極已。女嬋媛兮為余太息。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後

悲毒歎使屈原改橫流涕兮潺湲。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改。隱

性易行隨風信也。思君兮陟側。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桂權兮蘭柅。柅船旁板也。世

斷冰兮積雪。言已乘船遭天寒盛舉其揖權斷所采薜荔兮水

中。薛荔香草。綠木而生。蓼芙蓉兮木末。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

緣木而采芙蓉。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

君異終不可合也。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

亦疲勞而已也。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願溷

之義也。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交不忠兮怨長。

將有所登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執履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之故更告我以不聞。鼉騶驚兮江皋。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

暇遂以疏遠已也。鼉騶驚兮江皋。鳥次兮屋上。宿曰信過

夕弭節兮北渚。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鳥次兮屋上。宿曰信過

信為水周兮堂下。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

也。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遺余佩兮澧

浦。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速去猶采芳洲兮杜若。香草

二十一 九 子 呂 覽

卷 九

五

洪興祖曰捐玦
遺佩以詒湘君
與騷經解佩諫
以結言同意喻
求賢也

捐音沿
澧音禮
昔古時

二十一 九 子 呂 覽

卷 九

五

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年老矣不遇於時
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
目眇眇兮愁余
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佩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
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閻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貌也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
白蘋兮騁望
蘋草秋生今南方湖
與雀期兮夕張
言已願以始
望平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
鳥何萃兮蘋中
聚
魯何為兮木
上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當當在水中
沉有芷兮澧有蘭
言
水之中有盛茂之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
於眾草以具相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也
思公子兮未敢言
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雖死猶忠其神所
以不敢違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慌惚兮遠望
觀流水
兮潺湲
言鬼神恍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
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
麋何食兮庭中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
目眇眇兮愁余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貌也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

白蘋兮騁望
蘋草秋生今南方湖
與雀期兮夕張
言已願以始

望平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
鳥何萃兮蘋中
聚
魯何為兮木

上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當當在水中
沉有芷兮澧有蘭
言

水之中有盛茂之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
於眾草以具相夫人美好亦異於眾人也
思公子兮未敢言

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雖死猶忠其神所
以不敢違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慌惚兮遠望
觀流水

兮潺湲
言鬼神恍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
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
麋何食兮庭中

樓防曰以篇情
意帖相君篇同
正妃為君則次
妃降稱夫人所
謂沉有正兮禮
有蘭思公子兮
未敢言其詞其
平乃所以為相
思之至也

二十一
卷
五

蛟何為兮水裔。言小人宜在山野而陞朝庭賢者當屈尊官而為僕隸者也。朝馳余馬兮江

皋夕濟兮西澨。言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解。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借逝。屈

幽居草澤思神念鬼。與湘夫人有命。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屈原困於世頭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以蓀草飾室壁累紫俱為室壇。菊芳椒兮

盈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蘭橈。以桂木為屋棟以不蘭為橈也。辛夷楣兮藥房。辛夷

以作罔薛荔兮為帷。言結薛荔為帷帳。檜蕙揚兮既張。以析蕙覆榜屋。白玉兮

為鎮。以白玉鎮坐席也。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

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建芳馨兮廡門。屈原生遭濁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後鬼神築室

而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弥高者也。九疑繽兮並迎靈之

來兮如雲。言舜使九疑之神續然來迎二女則百神待送衆多如雲也。捐余袂兮江中。遺余

一遇焉。再澤則已矣不可驟得猶魚與一遇焉。

襟兮醴浦。屈原設託湘夫人共隣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損棄衣物襟身而行將遺九夷也。舉

汀洲兮杜若。將遺兮遠者。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

德時不可兮驟得。數聊逍遙兮容與。君回翔兮以

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回運而來下而已矣。踰空桑兮從女。言備獲忠貞之

怨神明陳之之寃結故故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言普

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高飛兮安羽。信司命執

日施于所安。天味如之不一。

高飛兮安羽。信司命執

日施于所安。天味如之不一。

高飛兮安羽。信司命執

日施于所安。天味如之不一。

於音 盈堂於堂上桂棟兮蘭楹以不蘭為楹也辛夷材兮芝草香草
揚音 以竹虎音武 罔諱為兮為帷言結 樽蕙揚兮既張以所蕙 白玉兮

為鎮以白玉鎮 既石闌兮為方正葺兮荷牽縑之兮杜衡合百

此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執不石兮

竹相兮 竹相兮 竹相兮 竹相兮 竹相兮 竹相兮 竹相兮 竹相兮 竹相兮 竹相兮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新令豐南無所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令飄

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 君回翔兮以

下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 踰空桑兮後女言備獲忠貞之

想神明陳之之寃結故歆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言普

下九州之民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

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

以人言易其則度乘清氣兮銜陰陽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

復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銜陰陽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

吾與君兮躡速道帝之兮九阓言已 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

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言已 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

阮音司

得陳已 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言已 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

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言已 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

洪興祖曰自此情也
以下屈原陳已美
之志于司命也

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言已 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

朱熹曰此以神既本而思之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為作折疏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居言已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

度如玉不以苦樂以其志也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言

行忠信後少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乘龍兮轉轉詩云有車轉轉高駝

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者也乘龍兮轉轉詩云有車轉轉高駝

兮冲天言已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結枝桂兮延佇羗愈思兮

愁人言已乘龍冲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愁人兮奈何頭若今

兮無虧言已善常若於今所無有歇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兮

可為言人受命而當有生富貴貧賤者是天祿也

少司命

少司命別文昌第四星

穉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空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

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枝芳菲兮襲予言芳草茂盛吐葉重華夫人

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言天下萬命人人自有子孫司命

穉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堂敬重種芳草浦堂兮美

人忽獨與予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于堂而入不

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

回風載雲旗形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畧畢憂愁復出乃

於妻子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荷衣兮

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夕宿兮帝郊君誰

王世貞曰又不言兮出不辭回

王世貞曰又不言兮出不辭回

乘風兮載雲旗
雖尔恍惚何言
之止也悲莫悲
今坐別離樂莫
樂兮新相知是
于于情語之祖
漁音修
况音恍
彗音遂
洪興祖曰周禮
大宗伯以燹祭
祀河中司命疏
引星傳云三台
上合司命為大
文昌宮第
四曰司命然則
有丙司命也

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

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言已原託司命俱

兮望美人兮未來臨風况兮浩歌言已思望司命而

兮撫彗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竦長劍兮擁幼艾言司

持長劍以殊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

之惡者誅之故直為萬民之平正也

東君

暉將出兮東方謂日始照吾檻兮扶桑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

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日以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

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駕龍輶兮

乘雷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長長太息兮將上

心低徊兮顧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陞天羞色聲兮娛人樂觀

者憺兮忘歸言日色光明照耀四方之人觀見絙瑟兮交鼓交

對擊對擊簫鐘兮瓊虛鳴鼉兮吹竽言已頭供修香夫張施琴瑟吹

思靈葆兮賢媵言已思得賢好之巫翾飛兮翠曾言巫舞工巧

飛似翠鳥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施曲作為雅

之舉也

祝堯曰此篇賦也似不兼別義却有頌体

轡音詎
籠音也

嬌音夸
翾音綠

憎音曾

飛似翠鳥

之舉也

舞靈之來兮蔽日

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後其容屬蔽日而至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

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為下裳日出東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

舉長矢兮射天狼

天狼星名以喻

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又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

操余孤兮反淪降

言日誅

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

援北斗兮酌桂漿

言誅惡既畢故引北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

行音抗

有德撰余戀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查入冥直

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

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曰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補胡

朱熹曰巫與河伯既相別矣而波我猶來迎魚盤南津也

衝風起兮水橫波

屈原設意與河伯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祐反遇隧風大波涌起

猶來送養之無已也三閭大夫豈至是而始嘆君恩之薄乎

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駢螭

言河伯以水為車駢螭駕螭龍而遊戲也

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

言已設典河北俱遊西北登崑崙揚志欲陞天思念日將暮兮悵忘歸

揚志欲陞天思念日將暮兮悵忘歸

日將暮兮悵忘歸

言崑崙山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

暮言已心悅志樂忽忘反歸也

惟極浦兮寤懷

言已心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崎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

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朱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

洪興祖曰江淹別賦云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蓋用此語

靈河為兮水中

言河伯之屋偉好如是乘白龜

兮逐文魚

言河伯遊戲遠出而乘龍近出而乘龜又沒鯉魚者也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漸

又曰屈原托江海之神送迎已

已者言時人遇
已之不然也詩
云杜子美詩云
岸花飛送客
燕語留人亦此
意

紛紛將來下

言屈原頭與河伯久游河之渚而漸紛然相隨來
下水為汗濁故歌衣也或曰流漸鮮者屈原自此

流漸者歌與

子交手今東行

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送
於九河之屈我亦欲歸者也

美人兮南浦

言頭河伯送已南至
江之涯屈楚國也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兮騰

予言江神聞已將歸亦使波滔來
迎河伯遣魚鱗侍役而送我也

樓昉曰此篇又
覆曲折言已始
以志行之繁才
能之高見珍愛
於懷王已亦受
慕懷王納忠效
善而終困於說
不能使之問吾
君雖未忍遽離
為說所蔽而終
不忘君也

磊音壘

朱喜曰此篇又
義最為明白今
以其托意君臣
之間者而言之

山鬼

君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
之阿被薜荔之衣以鬼絲

為帶薜荔兔絲皆魚根緣物而生山
鬼亦掩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含妙美容目眇然又
好口齒而宜笑也

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
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

是以故來乘赤豹兮從文狸

言山鬼出入乘
赤豹從文狸

與辛夷以為車被石蘭兮帶杜衡

言山鬼備
飾衆香以

帶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厉其身神
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

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
以未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者竹林也

臨險難兮獨後來

故未晚暮後諸神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

言山鬼後到特立於
山之上而自與也

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羞晝晦

言山鬼所至高與雲出
其下雖曰晝猶晦也

則言其披服之勞者自明其志行之素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美

東風飄飄兮神靈兩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與和者

也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訖華予言已宿留懷王與其還

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當復令我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高曼曼

芝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

怨公子兮恨忘歸言已所以怨公子者以其知已忠信君思

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山中入兮秀杜若飲石

泉兮蔭松柏言已雖屈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

修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諛雷填填兮雨冥冥

援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

以言恐懼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已怨子報不見達

失其所也

國殤

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短兵刀旌蔽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竟臨旌旗蔽日矢交墜兮士爭先墜壯夫奮怒爭先在

前凌余陣兮躐余行言敵家來侵凌我屯左驂殪兮右刃傷言

所乘左驂馬死右馬殪兩輪兮繫四馬言已馬雖死傷更靈車兩

矣援玉抱兮擊鳴鼓言已愈自厲天時墜兮威靈怒言已戰戰

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嚴殺盡兮棄原壘言壯士及其死命則

也出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關不復顧入平原忽兮蹈迅

遠言身棄平原山野之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首

雖離兮心不懲言已雖死頭足分離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

字

今不可凌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

禮魂

共與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盛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齊王成其禮敬乃傳芭兮代舞

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媵女倡兮容與謂

歌巫所芭而舞訖以復轉與他人更用之也

童稚好女先倡而舞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乎終古言春祀以

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

菊為芬芳長相繼承

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十一卷終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林卷之十二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叅閱

蘭嶠 朱之蕃 圈點

楊子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顛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閉訓諸理理猶道也言

教諸道以王守仁曰通一書之所節皆妙品也零珠碎玉學行之上也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

之次也辨醇庇發或謨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或曰人

羨久生將以學焉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學也學不羨學如不及豈俟

王守仁曰通一書之所節皆妙品也零珠碎玉列諸肆而惟士所慎焉

仲尼好學朝聞夕死楊子好學不羨久生

此辟人資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

君也逢蒙善射者也王良善御者也公輸若善巧者也聖人有

羨久生然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傳

也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其道豈不在茲大儒者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

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

未之思矣夫有刀龔龍有王者錯諸不龔不錯焉攸用龔而錯

諸質在其中矣學而臻道否則輟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螟蠶

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

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螺贏遇螟蛉而受化久乃變學以治之治

性思以精之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

自強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拜逢蒙分其弓良捨

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拜棄弓良失策般鄭斧而

教死類使射御至巧各於已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

弁州山曰借問類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它物為黃金何以異此

習之也誰曰或曰此名也周孔類彼名也拜逢蒙良處一馬而

已矣或人見楊子并論周孔良狀疑其名等如一故楊答以下文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

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人問般拜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拜之徒猶川

周孔之道猶岳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絜四瀆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觀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

鑄顏淵矣或人跋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跋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鑄金而得

鑄人富莫大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

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人師制人善惡之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

命不可不明慎也賣者欲貴買者欲賤一卷

不範為不少一閔之市不勝異意焉非異而何閔開也

陳后山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為美。羗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趙璘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狹水之滿而後進也。

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平

物價習乎習。歎習貫之。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異端之術。况習是之勝

非也。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

而知眾星之蔑也。蔑微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

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

道於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

乎。水滿坎而后進。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

水也。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直

也。後進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水也哉。亦猶水而已

矣。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

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后

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歟。斧藻。刻楹。丹鳥獸

觸其情者也。無別。眾人則異乎。眾人有禮象之別。賢人則異眾

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乎。聖人制作禮義使

強為之。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

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

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唐晞

夫子矣。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常晞正考甫矣。正考

甫。須蓋姜晞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周公之廟亦晞詩

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栝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書猶論語

也。言而世不尚。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

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狹水之滿而後進也。

堯學於君。時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日仲尼聞之。見於郊而學之。宰紀官也。祭記曰。惟丘之聞諸長。弘宰祭也。君時。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而世不尚。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

君時史或作尹。此等書其道與經所同否。而世不尚。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

時一也

正考甫宋宣公之上卿尹吉甫尹吉甫深於詩辭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已年傳曰及正考又佐載武宣

參辰二星名晉史董因曰公子

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治之可乎曰可楊以為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所以故云世不尚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策試今徒治同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利須以決科經以

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

乎為利乎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或曰耕不獲

獵不饗耕獵乎或人以為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曰耕道而得道

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利莫大焉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

君子貴遷善心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

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

糧食而已矣鷓斯鷓又小而多詳言頻頻之黨也之人甚鷓鷓之

用心徒耗糧食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

重耳以辰屈而參入言重耳以

驪姬之難出晉

當辰也外十九

年入晉當參也

以參辰出入不

相比例而重耳

象之逐夫其被

故君子不審乃

迂善之法也

鴻叔告曰穎子

樂道故曰內或

治產不如丹圭之富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

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

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

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子不亦

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

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

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

也外或曰請問寧虛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

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

為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

易子

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類淵不可為力矣。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為思力學之
故對以下文曰未之思也孰禦焉。為可學也

吾道篇

孟春曰徵美也辨其異端而講其微美

許國曰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志迺復成勸言不正也文宇彫鏤篆刻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華離。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華作而華離於道諸子

首徵譏吾子。綺靡荒唐雕刻詭誕俱謂之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初子雲好辭賦嘗傲相如以為式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言賦將以諷之迺歸於正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美之辭然後諷也。諷之以正如其不已乃復成勸言不正也或曰霧縠之組麗人

以為富如女工之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靡麗蟲害女工有綺縠可以悅目辭賦雖巧或亂聖典 劔刻

論曰劔可以愛身。言擊劔可以衛護愛身詞賦可以諷喻勸人者也曰從御使人多禮

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

也。曰必也淫。皆誇誕過實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諷麗以則正法則辭

閑如霖曰足言善辭令足容盛威儀有德則有文章無德則無偽

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

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又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

或問蒼繩紅紫蒼繩間乎白黑紅紫以朱而非朱曰明視問鄭衛之似似雅樂

曰聰聽蒼繩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以雅音皆人所難辨唯聰聽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不世

如之何離朱善視師曠善聽今不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不必朱曠亦專精而已矣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黃鍾為律

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既以中正確然守故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或曰女有色書

亦有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泯法度也

泯亂也淫灑也猶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茫也况枯澤也惡茫

袁了凡曰爾雅謂河所渠并千百二川色黃卑取也介小也

郭云階流地中汨歎仙壤所受渠多衆水瀝滄宜其黃屬詩云江有沱論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引出耳

水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

而視乎異饌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

戶不可勝入矣蹊徑也言山中絕小之徑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曰

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正門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

有不戶者矣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它戶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或問學蒼

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

杖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故問質

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

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狸別則又萃也辭別之人又次之其

李塗曰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

李塗曰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

子約變其文蔚文叢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君子希聖人亦聖之徒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

也。言三者皆有文章。頭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孰禦焉。

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聽也。無淫。非正不聽擇則亂。淫則辟。言有可擇則穢亂聽

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侈辱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狽辭賦本

其辭已邪侈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未有專述邪侈之孔子

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狽亂何

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

焉得而正諸。姦者以姦欺姦詐者以詐欺詐如多聞則守

之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無卓也。緣衣三百

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

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

夏屋之為幘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古者楊

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若歸莊申竊

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祖。而殺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

萬物紛錯。則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

曰。在則人亡。則書。五經其統一也。

呂吉市曰。孟滕文公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為此

慢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和說者。不得作

申時行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錦。雖多不益於實用。狽詭辭不益於正

教人。卸守益曰。不姦上者以虛受人。不詐上者以正

教人。卸守益曰。不姦上者以虛受人。不詐上者以正

教人。卸守益曰。不姦上者以虛受人。不詐上者以正

珍貨價必貴修
身交必固謀善
動必持所以成
道也

此喻言觀聖道
然後知諸子之
淺小

舒芬曰譬如一
山未成一簣止
吾止也故睹聖
道然後知諸子
之淺小

一知居宅可以
安身兼如道略

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聖人之辭先王之去故可為也

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是以君子疆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使皆信所不可為也

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禮是慎慎之為書

無口過慎禮無失儀上交不誦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

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

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

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

才之邵也邵高也公儀子為魯相煩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

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侍誰也誰能如此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

可以安行禮如
衣服可以表儀
智如燈燭可以
昭察信如符契
可以致誠

邵子曰言仲尼
道存則可學之
否則狂愚矣日
月光明則可視
之否則有矇矣
夫日月幾三月
則一差交故五
年而再潤言三
者卒成數也夫
道不可須臾而
離其身目不可
造次而失其見

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謂志於道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孟子無此語或

問治已曰治已以仲尼言當以仲尼之道治修其已或曰治已以仲尼奚察

也若人人治已以仲尼則仲尼宜多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治已以道當以驥馬

道率馬以或曰思甫田者秀喬喬思遠人者心切切甫讀為甫喬讀為驕

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侯田大田而少功徒使秀

驕之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切之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

秀驕之無思遠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日日視必育三年不

日月精必象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則則

五年而再潤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

可造次而失其見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

以三年日之
變而心自不能
易則道去矣視
絕矣遂至焚拈
孝沈冥行而已
矣

此喻人孝於至
人然後能俟日
之資於日月然
後能視也或修
身而不由至人
則為棄人矣視
物而不見日月
則為矣目矣

邦有貴富且貴
樂也邦无道貧

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華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曰糟當為精言
肯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木精久曠則沈於是杖擗地而求
路填冥然有矣孝者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
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

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
行輕則招事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吳不食
肉肉必乾日吳不食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

曰賓無華則野華無賓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
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
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
何臞瘠

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閻簞瓢粹茹亦山
雌也何其臞粹謂以手
千鈞之輕為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

且樂也顏何
慎哉

罷者疲勞也楊
子以為人欲為
君子則不可無
禮文若欲為衆
人則何必禮文

王慎中曰上智
生而知之惟運
明智極深研幾
非常人所能逮

也或問犁牛之鞮與玄駢之鞮有以異乎
犁牛雜色之牛玄黑
皮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色與
黑赤之色狝牛也豈有異乎
曰同言其為一牛也然則何以不犁也
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
何取玄駢而不用犁也
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封

羊刺豕罷賓搗師惡在犁不犁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
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
有德者好問
聖人則好行

之今魯人雖問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位東周矣天下有三檢衆
之而不能用人用家檢
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
天下有三門由

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
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
安曰其為中也弘深
中者心志也
弘深敦重也
其為

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
外威儀也肅
敬也括法也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

至何元愾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是已聞而誠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懼焉。

至何元愾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愾大惡也。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是已聞而誠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懼焉。

問道篇

茫茫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誤問道

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或問道曰。道也者

通也。無不通也。道之施也。或曰。可以適侗歟。既云聖人之道。無

不道。亦可以通。和曲之方乎。曰。遠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侗

道。君子正而不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

車之由途。航之由或。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途川皆形曲也。此

途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或曰。事雖

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上既答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川而

由之。可也。猶諸無谷文者。彼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于之真端。若能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學而能遠之。批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

邱守盈曰。大道。然惟聖人考之。遂明大中。之制。是以何出。高也。大易明一。五之明。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羨舜執其兩。瑞用其中。於民。即之為人。仁也。擇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目通於全人之道亦可也收揚婦儒受之而已

作修也聖君而修之於上忠臣而修之於下故上下交修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

王守仁曰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于雲豈異

夫道以導之道達也有道德以得之有德則動仁以人之有仁則人

必歸有義則士禮以體之有禮則身天也五者人合

則渾一人兼統者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其五美備則渾成

或問德表問德之的然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

曰言民日用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

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眾形者匪天

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

道德吾有取焉耳老子以道又其所道德其所德及拙提仁義

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

然後可與論道然後可與論道悠之徒既非所建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爾者不待已之為教也

之訓是故無取焉爾者不待已之為教也

或防曰黃帝堯舜俱以禮文五常之教為治若信治天下不矣

禮教其善帝堯舜則為外物耳

康海曰此以後俱論太古

何孟春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

也樂也孰是

曰敦之以中國

中國之

夫能統遠旨表自然後可與論道悠之徒既非所建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爾者不待已之為教也

聖人為可以開明他則矣今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謬矣他指莊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閤然不

睹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

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

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

為治也或以太上無法陶之自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禽獸同

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依匪堯禮義峭峭聖人不取也

峭多言貌禮所謂程鸚鵡能言夫義堯或問八荒之禮禮

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尔故聖人不取

也樂也孰是人是其所習果誰為是曰敦之以中國

谷桑麻之政之
所養以王主之
法則上深正曰
景以求天地之
中則為中國天

有餘曰贅不足
曰虧言天地之
理人物之性皆
生於自然不可
強變智者能知
其所以然則因
而道之耳為成
恃其智巧欲用
所不用益所不

可益譬如人之
形体益之則贅
損之則虧矣

舒芬曰人以為
太古以下如絕
禮樂以塗塞人
之耳目全不見
不聞使之純

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要服五百里流服
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
度均過此而往人也哉以禽獸畜之
以禮樂凝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
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
舌也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
禮爾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

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器
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可往制而用之往而行之苟有
得聖人之心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素起也故曰由已或問大

聲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父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電之聲
聞當時聖人之言

傳無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
而通理也故先王

之事世相反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所以有為者故時之失耳
而其道一也在

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

阜也無為矣阜厚也垂衣拱手是
天民之厚盛可為於紹樂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

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哉紹樂者成湯也纂紂者周
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

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所謂可則因否或曰太古塗民

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太古未作禮樂是途
塞人之耳目使其純

愚老子曰古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
愚之故欲提提仁義絕滅禮學

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
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

焉得而塗諸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
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

得或問新敝問政教之隆殺
如衣之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

哉

或問新敝

或問新敝

或問新敝

或問新敝

或問新敝

或問新敝

王守仁曰言太古之民婦於上

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此下方論。祖詐。

祖詐兵法權謀家流也。

古德懷不禮懷。道家尚德而薄禮。故言大嬰兒慕駒犢。從馬以禮。馬安也。言太古之民婦於上也。猶曰。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此下方論祖詐。

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後盡其美善。祖詐之家。祖援也。宋有祖公。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祖公。以智籠眾。祖也。祖詐之家。猶云。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以為之言。曰。祖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竟舜也。雷項漸襟。竟舜乎。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竟舜。至于術王而賈石者。其祖詐乎。或問。祖詐與亡孰愈。亡曰。亡愈。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人將。使誰也。以單騎必尚奇勝也。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祖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祖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

袁了凡曰。若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審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祖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祖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祖詐也。或曰。無征詐何以征之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祖詐乎。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征。當得是法。何必祖詐哉。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蛄。不腰膺也。歟。至是死矣。螻蛄。天螻蛄。北螻蛄。小蟲也。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砥。磨石也。精。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殘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也。何自然矣。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圍碁。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以喻民不尊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以喻民不尊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以喻民不尊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以喻民不尊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以喻民不尊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以喻民不尊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以喻民不尊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以喻民不尊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申韓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刑名
大者禮樂小者

言在可當戰國
之間能不屈
楚威王之命而
終身不仕故有
寡歎之心豈可
取乎

有時而自制是
亦自然者也

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

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

申韓不垂意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以

數子之才苟不垂意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膠之台我也

乎曰少欲躬行有取乎曰自持行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出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或曰莊周有取

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至周周君臣之義術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

覲也用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所謂中國在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隣亦

不欲見之矣

楊子法言

問神篇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神惚恍而無端以經緯于萬方而並有端

起事係於聖人之道聖人之或問神曰心神謂精神知已之請

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神言存于心而已請

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潛於天則知天天地神明不測

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

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文王演易仲顏淵亦

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

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

精也

剛健中正純粹

即室曰天之精粹流形万物而各從其類易曰

剛健中正純粹

精也

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無不至

舒分曰惟圣知
圣性龍知龍愚
不知圣既不知
龍聖道未彰辟
愚玩天在蟠未
升玩其肆矣

王慎中曰天然
者圣人也言仲
厄之後或道非
圣而有應時造
書以救世而明
治道者共益亦

成天下之大順。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龍蟠于泥。玩其肆矣。也。玩音元。四者四志以凌之也。也。四區也。言龍未飛。則與玩司區。

潛既飛且潛。食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也。飲食則不妄。有

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爰里。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爰里。紂囚文王於羑里也。

為制為龍。聖人不以手為聖人。手者桎。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

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

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因。舊文作序。例。制定筆。皆成於仲尼也。

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

或曰。易損

亦可知也。如孔
及孟軻之流

其一。雖蠢知闕焉。易損其一。者謂大衍之數。虛其。至書之不備

過半矣。而習者不知。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

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易之虛一者。非損

也可數焉。故也。言彼損一者。蓋著數之。知書序。雖孔子亦未如

之何也。如書者。失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之。何言不敵

不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酷之篇。俄空焉。今亡失。秦文書。漢

酒酷之篇。內有差漏。先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猶

周書靈靈爾。靈。猶言謬。下周者。其書誰乎。秦言酷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

能達其心也。聞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

和之悅之也。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

彼易卦皆有數
亦可以策數而
知焉。故也。如書
序之存而篇亡
皆當時訓話之
事。不可以虛稱
故孔子亦未如
之何也

聖人之作事豈
不能傳明白如
日月乎。何使後
世之學者徒聞
：親悅之而不
能達其心也。聞
烈也。和之悅之
也。

卸守益曰曠師
曠默寒於樂
狄以狄造酒音
牙易丹喊師
也

祝克白言雖
深遠大而不可
考驗於今者所
謂無稽之言也
言子言必有中
而不妄

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
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郭。或問聖人之備事不能昭若日
月乎。何後世之間問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
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喊聲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
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
聽者不瞽之耳。狄牙之耳。美能使我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
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
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
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雖出深遠大而不可考驗
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言不能達其
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
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
有所蕩滌如江河所滌

心之象曰言為
心聲書為心畫

撻助曰聲終成
言及紙成書占
有文質言有史
野二者之未皆
由於心論最痛
切

施仁曰淮南太
史並稱子所得
於淮南多矣

能當之者。面目之辭相遠。面目供面對遠往也言
面對之時以辭相遠也除中心之
所欲通諸人之嘯嘯者。莫如言。言猶聲聞也通
眾人善惡之聲彌綸天下之
事。記久明遠者。古昔之嗒嗒。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嗒嗒自
所不見
又恣恣心
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觀書斷
可識也
聲畫者。君子小人而所以動情乎。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
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聖
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若大
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順之
則便
易逆之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賈范蔡之不若。曰。聖
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仲尼若為范蔡之行則
亦為小人安得為聖或曰。淮
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惟其不純。人病以
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

不經多。多贅矣。贅疾乃身之蠹者也。夫書畫與言，或由述而不

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五家之童烏

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頹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頹淵弱

而與揚子論玄文。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曰：孰不為

仁孰不為義。賢者立言語，不為仁義，何必多。曰：勿雜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

天數備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玄人之道曰仁

與彖合，玄稭之故曰為仁。彖夫玄與易判，然且天一至地十，易

道也。三摹九擬，玄道也。玄之唯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唯易非，唯

玄何為。曰：易之書，唯天地玄之書，唯曆數餘以為唯易也。曆數

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為易，則非矣。或

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若孔子在，三

亡則艱。若七十子喪，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也。

九流百雜語

札末如之何矣。末無也。若其詩皆已，如周之禮樂庶事之

也。每可以為不難矣。魯得用天子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

每可以為難矣。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盡在魯，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

也。有上無下，猶裳而不知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上，衣下

道。或問：又曰：訓。言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言克，定被亂者。未達，不曰：事得

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已之私之謂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

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

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必我知而為之

光亦小矣。君子之不欺闇室而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

諸名卿可舉矣。蓋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

在是矣。何煩更作書哉。故所以

徐五欲曰：當孔子之世，周室寢衰，詩書滯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之於道，以術古書刪詩書而定禮樂。贊約周易而修春秋，復典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以明道立教。尺在是矣。何煩更作書哉。故所以

倫以訓曰：童烏，雄之子也。頹淵，弱冠為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淮南王安著書一十餘萬言。太史公司馬談迂之文也。著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玄何其不純而雜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廷序

述而不作者以
此也非不當作
之也當子云之
時則不然六經
皆更聖人之所
定漢與已久稍
為諸儒訂正故
無古事可述而
屈身養朝以作
太玄則何以明
其道哉

於竈

曰君子德名為幾

君子所冀者德
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

且貴也惡乎成名

梁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
置非不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

谷曰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

豈其卿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

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曰焉難未論其

又問曰太山之與螳螂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

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大聖之道廣若

夫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胡亥終入起高之奸德宗不吳盧杞之和人主宜慎之嗚呼能參以似者

為無難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以或問鄒莊子有取乎曰德則

取德則否何謂德德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德也鄒行抑淫侈

周矯浮造以返直靜其言合于天地德君子不出諸口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也

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天聰明

人之常道此所謂德否則皆過言也

有謂矣

理曰易云天

德君子以自

之屈身養

德君子以自

德君子以自

法之所宗... 其教故曰... 垂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安

此言諸儒之所... 以見坑於秦者... 好橫說以非... 故秦人深疾之... 并其書焚之若... 使秦之法遂行... 於世則聖人之... 道絕矣

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所以運聖樂聖

所以歷聘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鳥獸不可

人不可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群人之

為聖乎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

讀而庸行蓋去諸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曰甚矣子之不

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既也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

復無所聞矣既狃陷坑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

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

遠矣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

身者遠矣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位洪仲尼

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言其本

觀書者遠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

逐從而非之此觀成湯丕承也文武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

致大不亦不乎丕失單夏以天不亦承乎承奉淵懿周文曰重

易六爻不亦淵乎淵深也夫易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浸漸也懿

分天下有其二漸也决震芮或問命曰命天命也非人

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

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

何曰以其無避也天命不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

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日月所會曷來之

其

此言若立乎岩... 墻之下以徵病... 招死此身為之... 宜所謂命乎故... 不登高不臨深... 智也

會利何名... 身之用... 此言若立乎岩... 墻之下以徵病... 招死此身為之... 宜所謂命乎故... 不登高不臨深... 智也

高以孫曰雷風
非不烈不能動
壘贖聖教非不
服不能化頑愚

陳后山曰龍勝
壘舍皆楚人也
並著名即世謂
之楚而壘漢家
帝時俱為諫議
大夫老焉不復
不復仕養以太
子師文祭酒迎
勝不食而卒言

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

進德修業
款及時也

諱言敗俗。

諱邪也妄言也謂
妄言不知而不作

惑亂復生故

諱好敗則。

妄好非聖之法

姑息敗德。

姑息苟容取
安也宜安鴻

敗俗者也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壘贖也。

雷非非不烈不能動壘贖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民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

在亂曰若鳳或不諭曰未之思也。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

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

遴集者類集群游得其所
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

君子非道德

鳳鳥踴踴匪堯之庭。

踴踴者步此之威儀也言其
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

不降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

言龍之所以能烹者豈
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

或曰潛龍何

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

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

中清矣

詢事考言三載
乃微位是堯禎
舜之重也信以
堯禎舜之重為
智則必不輕授
天下於由矣

邵空曰由堯之
事長蘇有辨

王守仁曰逸士
傳堯讓天下於

許由七逃之巢
父闢而洗耳於

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曰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鬻路。衝

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庸愚也鬻塞也衝之多也言庸愚塞路多
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

不貴楚兩龔之潔清矣乎。蜀旺沉冥。

蜀莊字君平蜀人也
晦迹不似故曰沉冥蜀莊

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養諸內而晦諸外
不苟徇名而求利人幽而不

改其操。雖惰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言舉此諸德以
論之莊亦寶也

何惰和吾珍莊也。居難為也。

吾所以重莊以其居
身之道人難能也

由即夷矣。何

堯欲之有。

許由伯夷無欲之至
既不可害亦不可利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

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儻舜之

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

累克猶累日
也好大言而

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灑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逸
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而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靈場

之威宜夜矣乎。靈垓鬼神之威施於暮夜則見棟虛誕累朱鳥

翩翩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其

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

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

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或曰說之不合。非憂耶。

言韓非憂說不合為非乎曰說不由道憂也。曰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

旁明厥思。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慮廣問行。曰旁通厥德。言凡

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

揚道賓曰韓非知說之難競下史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友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說耳

編皆也論段處之道則皆焉

言孝先下之道者所在滿于師門不為不少

許國曰美善也由仲尼夾谷之會屈齊侯去齊樂從盟好之會

寡見篇

假言周于天地。假遠替于神明。凶弘橫度。絕于邇言。言幽深弘

橫度量之制皆絕。去近未始得諸正謬寡見。以悟淺近之惑吾寡見人之好假

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備焉。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生

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特而策試選補故卒不獲

至矣。所至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卒者為官也不

邇文邇言。之孝也內為官之孝也外之與內由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

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

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和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

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

寄芬曰五經有
办捨五經皆小
說也

顏元曰班固云
安其所習毀所
不見終以自蔽
此孝者之大患

有辨乎。曰惟五經為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
體者莫辨乎禮。舍斯辨亦小矣。春木之莖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
莖然而生。譬若孔氏啓
道人心。有以援手而進。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去仲尼雖沒
而其人如在。或曰。諛諛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今之孝者。說然爭訟其道
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說爭
也。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猶
遠也。不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說者。徒是為天下。雖去聖
之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諛諛之學。
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
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
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
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果如是言。則周
孔非惑則賊矣。古者之學耕。

馮叔吉曰班固
云古之孝者通
一統存其大体

故畜德多後世
經傳既已乖離
傳孝者又不可
多聞。闕疑之義
而務碎義。逃難
辨碎巧說。破坏
形体說五字之
文。至于二三萬
言。

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繁。
悅惡在老不老也。擊大帶也。悅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綉。書有經
傳。訓解也。文綉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
灼然。或曰。學者之說可約耶。曰。可約解科。言日可令約省。尔但
其科。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人之聽。荒乎淫。佛乎正。沈而
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待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
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侍君
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
逢也。侍君子晦斯光。室
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鷦明冲天。不在
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乎。拔鳩明之翼。以傳尸鳩。不
能冲天。適足以為累耳。雷震
乎天。風薄乎山。雲狙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言此皆天之事矣
人不得無事也。

二二九

十

賈誼曰秦有余力而制其弊此王逐此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兵之盛也

此言海以喻退誰航以喻政航人以喻儒揖以喻勢

趙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史記漢武侯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魏之室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年賜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可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為主，則大公呂望何以加之。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五伯而後至於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或曰：秦無觀，奚其兼？言秦無所可觀，則何以能兼有天下。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者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

林希元曰：象定以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揖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報謹龜明之。

王惟禎曰：有若訊十二之稅，楊子貶權利之例。

何孟春曰：數句律條之斷例。

真儒，故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曰：否。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寒而後索衣，喪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光。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摧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天亦匡乎。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獨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天正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秦毀滅禮義，專作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變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二十一 易平 十五

非其夏時而湯
以失望其燠非
其正道而以刑
法行之使治
不可以至矣言
秦治之時之利
非秦治也

或問處秦之世。抱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亦燠乎。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莫其秦之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秦以刑罰。斷為本。而秦之法度。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言地以生育為本是為天地亦大矣。秦故以万世之君天也。止以二世戚也。晏遠秦亦大矣。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範猶制度也。言聖人經緯以制度。而為天下利。譔五百。言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可量。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出文武

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誑乎。誑與

曰：有。曰：焉。誑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誑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

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誑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

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誑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

黃鳳翔曰：靈石
靈也。天有泰否
聖有出沒皆不
常然。故聖人之
出沒。繼天道之
否泰。所以測濟
否泰者也。
申時行曰：聖人
誑身以行道。語
曰：子見南子。又
曰：又其亡也。而
往拜之。

聖人擬天下而
參諸身。此楊子
因上論聖人之
生有以合天地
之化。遂與之言

此或難揚子以
有魯二生知道
不行而不起於
是則仲尼之歷
聘為非耶按通
制漢儀得徐時
之羨而揚獨許
此二生者蓋善
其惡孫叔之面
諛而為奉儀且
欲自明揚之志
不徐奔改作也

或了九日以後
俱論孔子夫子
所習者正彼所
習者不正故當

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詘可
以伸則伸揚子之仕於奔亦斯之謂者乎
聖人重其道而輕

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

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歟制

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叔孫通為漢高起

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通歟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

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汗

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

曰魯有兩生而易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

之開跡諸侯也非耶開謂開布其跡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

欲行其道如委已而從之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規矩準

制素法也度也言委已而從之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或問孔子之時諸

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

而不能用也用其人當從之則棄

其所習習謂故逆其所順順謂情疆其所劣劣謂彼捐其所能

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非道故

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疆之夫子所能者德

彼所能者德心相逆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

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載道術何曰之後世君

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迂後畜曰衆人愈利而後鈍

聖人愈鈍而後利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

蔽天地而不恥閉猶塞也言道塞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

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

何小道害聖如曰若是則為去乎言不見用則已何曰愛日曰

政選齊國中女去魯去衛之為乎

棄之夫子所順
者道彼所順者
非道故當逆之
夫子所劣者非
彼所劣者是故
當強之夫子所
能者德彼所能
者不德故當捐
之

呂吉甫口地豈
以位而富以才
聖人貴以道而
富以教活倫教
矣利及万世非
夫而何
施仁曰孔子相
魯齊人欲敗其
政選齊國中女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女衣而雍容瑣文馬三十馮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規終日忘于政事如不致膳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游哉聊以平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

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雉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妄忘也。天以未欲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天得之者也。如欲泰平也。舍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佗道謂和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非日光无以辨色。群心非聖道無以表正。渾渾者廣大疏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

五經之支離

嫌難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

焉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

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抑漢尚黃老而史迂

班固之徒各稱老子之妙而詆毀聖人。是以或人問難多此類。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

單而有時。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

獸。若知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矣。聖人之道神明之道。得其小大各有所成。

執如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折之齒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或問聖人占天乎。曰

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

星有甘石何如。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曰在

德不在星。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畧觀也。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而已。聖

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或問大人曰。無事於

陳后山曰星之妖瑞不虛。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發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或問大人曰。無事於

後規星无不順。然後星無不順。觀星之隆盛亦觀德而已。或問大人曰。無事於

規星之隆盛亦
規德而已

我始也魄光也
我銀于西者光
始出于西而漸
東滿

上言周秦之上
故因論日月之
分以明君臣之
道當然而秦不
然也

小為火大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天

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璽其聲者其質玉乎王之瓏璽其声亦猶君子清令其德音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

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

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光消虧於西而漸東尽其逝於日

乎逝向也夫日行歷一歲而周天形弓驢矢不為有矣周之制諸侯得

肆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

弓彤矢百旅弓百旅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

之道則安所用終而待賜於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

矣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為君者必听周秦之疏闊刻密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

此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

所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或問禮難以疆世曰難故疆世禮者

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如夷侯倨肆羈角之

疆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歧而及之

哺果而陷之奚其疆夷侯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角也

李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陷其果亦易之也設

若禮道不難如驕陷之易則安用疆教於世乎哉

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弓或曰何謂也曰撒

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

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儉而無化鄒衍迂

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次鳥獸草木也

性者天然生知也強者習學以

至也雖小也與功業既成其名

一也言弓之一弛一

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撒正之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制禮之也

聖人達于事机吉凶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
 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
 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
 目之視忽輕眇細繇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
 先甲一日易後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為政有幾
 也幾要曰思斲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去之
 或問思斲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蕃其
 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濼濼塗其斲矣夫
 楚伐
 二年而歸四國雖美而御師不敢令徑鳴呼從政者審其思斲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斲
 于是從王命也
 張之彖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
 一也
 聖人達于事机吉凶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
 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
 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繇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
 先甲一日易後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為政有幾也幾要曰思斲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去之
 或問思斲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蕃其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濼濼塗其斲矣夫楚伐
 二年而歸四國雖美而御師不敢令徑鳴呼從政者審其思斲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斲
 于是從王命也

先知篇

兪州山口聖人之哲動則先知
 政次之五百

立教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讓先知

聖人達于事机吉凶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

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

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繇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

先甲一日易後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為政有幾

也幾要曰思斲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去之

或問思斲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蕃其

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濼濼塗其斲矣夫楚伐

二年而歸四國雖美而御師不敢令徑鳴呼從政者審其思斲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斲

張之彖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

一也

十一

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桓也召公奭所訟于小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蒞其棠勿翦勿伐皆其思矣

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塋。男子醵。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斃。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勤於進矣。之以名引之以美。以美譽而勵勤之。以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日新。如是則民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或問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農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也。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材質刻而晝之文。而藻之車服等差。彰貴賤。藻色以明之。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弦。亦彰貴賤。藻色以明之。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詠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后世。且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眩。

祝堯曰大綱謂大道也。禪位于舜禹。孟子所謂天与美則与美也。

撲防曰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于公正也。

則無以見聖人矣。言禮存故得觀聖人。聶鍾鼓之聲也。聶與隱聲相同。隱陶皆聲也。此皆謂質野文而已。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閑。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好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相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

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之垂不子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犯法則司獄在若或亂如有司若曰綱紀提其綱正其紀曰惡患其紊亂在於綱紀曰大作網小作紀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紀納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網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躬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以乃竟察其人考其動績也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雖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覲刑覲德則純覲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言及陰刻木以為尤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雖非真尤致雨明君而或問政核核實也問曰真偽用真人遠佞也真偽則政核後道化行也

馬理曰長沮桀沮之徒君子所不與

施仁曰弘恭與右顯皆以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辦以中傷人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正奏鳳以為從事中即莫府事一皆決于湯明法令常受人金

善人明則真人顯惡人著則佞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未核偽息真偽審則政事將核也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群遁離者是聖人乎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曰吾不如弘恭弘恭與不顯皆以坐法腐刑為中尚書草制也曰吾不如陳湯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即莫府事一皆決于湯明法令常受人金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甄柔則壞甄燥也壞慢也言未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

錢休草奏

及中則躍其近於中矣。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

則吳。日吳明盡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

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

則度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為國不

敵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筭乎。夫美者不運筭，筭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陷法度，不能制康哉。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諸聖。或和或正，皆不齊等。

故救論其要，一以譏重黎。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

黎司地，今何僚也。司生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義近和

和之官，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義主陽，和主陰，故云耳。或問黃帝終

始，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如氏治水，而巫步多禹。如氏禹也。治水

故行，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偽者，必假真。仇匹也。欲肆

人信，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嘆曰：深矣！規子

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或問渾天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

取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遠也。鮮于妄人，耿又為武帝筭度之

卸守孟曰：王莽置義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此段明言真偽之分也。林希元曰：漢落下閔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買，以考曆度，豈本名天休者。

有三象一曰周取中丞名壽昌為言帝考象之言請問蓋天欲知蓋天蓋也曰蓋哉蓋

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遠也曰神怪茫茫若在若亡聖

哉應難未幾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胥也

人曼云或問子胥種蠶孰賢越臣問此三人孰賢曰胥也胥

吳作亂謂進專諸於破楚入郢都也鞭尸籍館求昭王既不歸

乃掘楚平墓出其尸鞭五百然後已皆不由德籍館皆志在自

報其仇非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不能去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

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必取吳又曰有

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

襲吳不聽遂伐齊及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種蠶不疆諫而山

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蠶不疆諫而山

棲責其不疆諫於未敗俾其君誣社稷之靈而童僕越越三年勾

夫差日夜勤兵將以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

可而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植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

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具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

夫種行成於吾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彭之言

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又終獎吳勾踐後用范蠡計

諫不從二臣盍疆諫而免此敗又終獎吳果大敗吳遂復棲

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雉肉袒膝行請成於賢皆不足

越勾踐許之范蠡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賢皆不足

邵也言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至蠡策種而遁肥矣美蠡

身退於此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暴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

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

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禍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

皇三載而成時激地保人事乎言因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

曰具三事請問事問三事曰孝公以下疆兵力農以蠶食六國

事也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

勸戰開定賞罰於是遂疆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效也

二載而成者蓋言稱黃帝後三年東行即縣上卸澤山刻石頌秦功德封太山禪梁文而天下成一也

舒芬曰此後數章愈覺精神

二二七

錢福曰論六國折秦
保問地曰東瀋夫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琅便則申否

則蟠保也激問時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激也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

能兼天下或問秦伯列為侯衛羅衛天子卒吞天下而報曾無

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節以制取五等諸侯各有

其節莫差於僭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莫僭於祭僭之大

於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則棄文宣靈其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周昔者襄公始僭西疇以祭白帝文宣靈宗

之衰非一朝一夕興卿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及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

內各以兵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周自涇王下衰

折秦
即室曰報周報
三也言秦自襄
公始為諸侯由
孝公以來益強
至始皇六世卒
吞二周而并天
下蓋非一朝一
夕之故何報王
曾無益以制之

太史公曰秦雜
戎狄之俗佐在
潘臣而於于郊
祀君子慎焉如
是則制公侯伯
子男之禮何節

強暴至始皇卒威之所謂大樹將
顛非一繩可倚豈敢王可制乎
或問嬴秦二十六載天下檀

秦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三檀天耶人耶曰具天數人事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

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

於十二國當是之持高祖無尺六國蚩蚩為羸弱姬卒之屏營

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屏營猶傍徨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陵

據為秦所成使秦得專制天下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其微天下孤朕

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項氏暴疆改宰侯

王故天下擅楚言楚既亡是時項羽兵最擅楚之月有漢初業

申時行曰項羽自立為西伯伯
王王梁楚地九
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秦雍羅塞也
三曰

郡都彭城更立
沛公為漢王
巴蜀漢中四十
一縣都南鄭三
分關中立秦三
將為王于是各
就國漢王至南
鄭士卒皆思東
歸故韓信因陳
楚可番三秦易
并之計遂東嚮
定三秦追羽至
江東曰專天下
由是領事兼之

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興敗或用其才良或專其權變或上其奇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天不人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秦繆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秦繆伯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繆楚分為江西者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曰天胙光德而隕明慝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天庭謂天帝之庭感錄之羨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疆闕震懼貽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閱聞也樸猶言擊也貽始也藉狼籍也離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貽藉猶言微擾也黎苗九

按龍宜讀如欺
克也假若秦
帝如初矯立而
使劉漢戡定南
陽項羽得救河
北二方爭戰一
離一合設使秦
尚得得以關中
待之如何

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子弟且欲喪之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義帝楚懷王之孫也胡亥二年沛公與項羽共立為劉龍南陽劉高祖龍取也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

天下叛秦喪其社稷之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

勿乎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銳如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然則為秦臣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

終而躬逆焉彼令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宣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善且忠未盡而身已

漢明曰淳于越
齊人為秦博士
諫始皇曰服周
之三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
侯輔今陛下有
海內而子弟為
匹夫卒有田當
六卿之臣無輔
天何以救哉此
問越之道如何
而楊以為仗曲
言有技有曲也

見害為之逆矣
或問淳于越曰仗曲
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諫
始皇曰啟周之三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倚轉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
常六卿之臣無輔佛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問
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楊請問之曰始皇方虎例而梟磔

以為仗曲言有技有曲也
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技矣
虎例梟磔言暴
也筮土猶腊肉

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亢
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技也
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遠可謂曲矣或問茅

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
始皇在咸陽每暴虐咸陽
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
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
即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
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烹之
或者未辨歟
項羽欲東逐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為
未辨者言韓生未能善辨
曰生捨其木侯而謂八木侯烹不亦
復其都咸陽以免其殺

宜乎
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
羽見秦皆以燒殘又陳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
生曰人謂楚人木侯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
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斬韓生此言項羽之
當自引反謂人為木侯雖見烹亦宜矣
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辨

無位而廷諫
後危之道也
或問甘羅之悟
呂不韋張辟疆之覺
平勃皆以十
二齡茂良乎
甘羅甘茂孫也以謂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
不韋辟疆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
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一歲豈甘
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龐

食其說陳留下教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
韓信襲齊以身脂
鼎何訥也曰夫辨也者自辨也如辨人幾矣
食其說沛公以陳
留天下之衝又韓

收取榮陽擄教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
信為前通所說忌其慧載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

碩充曰天才自
然英其神心無
假祖父

碩充曰天才自
然英其神心無
假祖父

碩充曰天才自
然英其神心無
假祖父

司主也拊音托
鍵其軍切鍵籥
匙也督者所主
在禮見何禮則
從之小人所主
在禮見何禮則
欲拍鍵強入乎
此言期數事皆
不忠敬于何所
用其忠乎

里寢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辨勢之然也
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楊之意言君
子之所謂辨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辨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
軻之於戰國若夫以辨說人則猶商若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
夫蓋取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 蒯通說韓信使三分
之也 天下鼎足而立信不
忍背漢遂繳通之說不聽惶恐乃佯狂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
為巫抵擠也謂其談說若擠排使之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
忠高祖若門戶 **曰噫可抵乎** 噫噫噫也言若設噫險之 **曰賢者**
之閉無噫噫也 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 **曰賢者**
司禮小人司噫况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思
以番容 秦嘗欲逐諸侯之容斯上書 **至作相** 李斯楚士蔡人也
以為不可秦聽之是其盡忠 **至作相** 欺嚙曰吾以忠死
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 **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
逐客上書逐番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 **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
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何意督責焉用忠 始皇信妖言東
相他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
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謀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

此言霍光故事
之忠

之書以阿二世之意 **霍** 或人以斯非忠 **曰始元之初** 武帝以光
此書事皆非忠直 謂周霍光忠乎 **曰始元之初** 行周公之
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群臣舉賢良文學之 **擁少帝**
士遂罷群臣推轂開蓋鉄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 **擁少帝**
之微 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 **摧燕上官之鋒** 始元之明年燕刺
反皆誅 **處與廢之分** 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 **乃遂迎昌邑**
威之 **處與廢之分** 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 **乃遂迎昌邑**
事堂室乎忠難矣哉 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 **至顯不忠矣** 顯
之夫人名也使亭于御毒殺許皇后因勸光 **至顯不忠矣** 顯
後及光死後語世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 **或**
問馬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相不能用也諒乎 馮唐為郎而對文
頗李牧不能用也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
信文帝不能用乎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
頗牧曷不用哉 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挫款以激文帝耳
德 用士則聞之人 **曰罪不孥營不女** 出官人嫁之 **館不新** 仍舊
於德又何如 **曰罪不孥營不女** 出官人嫁之 **館不新** 仍舊

沈恬曰唐知雲
中守魏尚擊匈奴
奴有挫款以激
文帝耳至于親
入細柳信重夫
之軍豈不能用
頗不哉

頗李牧不能用也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
信文帝不能用乎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
頗牧曷不用哉 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挫款以激文帝耳
德 用士則聞之人 **曰罪不孥營不女** 出官人嫁之 **館不新** 仍舊
於德又何如 **曰罪不孥營不女** 出官人嫁之 **館不新** 仍舊

餘耳相與為刎
頭之交後有隙
卒相成亡故曰
光初班固曰與
利之交古人羞
之蓋謂是矣

此段全論不食
言之德

陵不墳堊於伯陵因或問交曰仁惟仁人之交不以問餘耳陳

曰不食其言其言為不實請人曰晉荀息信公九年傳曰初

趙程嬰公孫杵臼晉景公二年大夫屠岸賈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

按季而勇者乃
至彭翎為叔安
能忍恥如此

良則不食問義既聞諸侯之信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

可為高祖構求千金困邊乃為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為之

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

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言明哲者見於未萌或問賢曰為人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常

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

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仲理於秦王屈意於廉

即室曰不疑嘗
為隣三人同室
一人有金一人
急歸誤持金去
主意不疑買金
賞之其後誤持
金者還之主乃

二十九子曰... 疑音與鄰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
明之又人誘其淫嫂而云無兄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誘其淫嫂
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稱病去宮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
王梁王大瞿安國稱病去宮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

問臣之自得曰揚恐不論舉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
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輿中

四金將軍日憚為人謹慎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
相邴吉自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
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

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
廣立昌邑王為太子立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
田廣明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廷壽愬御

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奸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或問持
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圖補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浦曰托故揚王孫裸葬以矯世揚王孫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報
祈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

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曰矯世以禮若用過乎儉裸
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裸厚葬也

手如矯世則曷溝尚矣尚上也言君子矯世多以禮乎當以裸
溝者為尚矣或問周官曰立事制三百六十官左氏曰品藻左

何以塗為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
矣○品第善惡藻飭其事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述乎漢道也迄至德行顏淵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

卑之條稱述品藻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譏顏騫聖人

豈不大哉賢哲所待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或曰顏騫

曷不寢淵騫非有文章曰攀龍鱗附鳳翼翼以揚之勃勃乎其

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

王守仁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未入聖人之奧者

施仁曰韓馮翊名廷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奸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或問持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圖補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此言淵閣詩全
入而師之譬如
攀龍麟附鳳豈
足以揚之勃
然而與后之人
不可及也如何
其寢如何其寢
言其道愈不寢
也

此言孟軻卷浩
然之氣者

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言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曰

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君子絕

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耶

是皆德力絕力者何秦倬武烏獲任鄙扛鼎拊牛非絕力耶秦倬武

之子也武士有力好戲力百斤任鄙烏獲孟詵皆至人官王與

孟說舉昂絕擯而死朴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逐擒推移太

推移大儀因以為號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

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荆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請問孟

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

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魯仲連傷而不制

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官好持高節於趙會軍為邯鄲魏使新垣

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非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萬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

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言仲連浩

慢於爵祿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藺相如制而不傷或問鄒陽

信而分疑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主為羊勝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

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

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者矣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

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楊樛里子之

智也使知國而知堊則吾以疾為蒼龜樛里子名疾秦惠王之

弁州山曰信陵
君魏無忌魏安
釐王異母弟也
中原君趙勝趙
之諸公子趙惠
文王弟也孟嘗
君田文齊歲王
孫也春申君黃
即楚人也問百
益於國乎

二一

司馬遷謂家估所謂秦築長城亭障墾土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廢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張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何章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言與臣同故備載以見始末

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路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城周故曰東并本記曰文王卒塋西山孰愈秦也狼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或問家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苑有餘忠不足相也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霍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不韋罪用貨財而佞於垂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蜀徒蜀欽醜而死是激取國權以易宗族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穿窬者伺慢蔽而石而不常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誰也子楚之是秦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素了凡曰白起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欺詐而不況殺之故揚以為不仁

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遇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白起事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奇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挾詐而盡抗殺之故翦問王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歟言翦之助楊以為不仁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歟惡也牙歟謂切齒而怒也欺怒也太史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要離吳人棄家而為國賊其有義也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及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今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政也政也問其義乎為嚴氏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

呂祖望曰三士所死者非君親之誰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斷案在末一句評品有筆力沈括曰蕭何規

問刑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

荆於前如一曹也。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刺。荆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士，首與燕督亢之地，圖至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奉舞陽奉地，面秦王發，面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期首，權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走。箕君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馬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或問儀秦學。

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曰甚矣。

鳳鳴而驚翰。鳳鳴謂孔讀也，驚曰然則子貢不為歟。子貢存魯，疆晉伯越者其言與上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托為之辭，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

乎。跡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不才，非吾徒之才也。儀秦之才，非或曰奔壘，之車沉沉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曰否，或曰馬用智，夫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難不能解救，故曰馬用智。

表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推諸曰：譬諸父子為

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天亦匡乎。匡正也。詩大，請烹弘羊，天乃大雨成。或曰因秦之法清而和之，亦可以致平，之所云亦天正之乎。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籥韶矣。秦毀滅，禮象專。

任音壬，難請如字，伎者口才也。受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令孔任，揚子言囉變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荆於前如一曹也。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刺。荆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士，首與燕督亢之地，圖至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奉舞陽奉地，面秦王發，面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期首，權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走。箕君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馬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或問儀秦學。

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曰甚矣。

鳳鳴而驚翰。鳳鳴謂孔讀也，驚曰然則子貢不為歟。子貢存魯，疆晉伯越者其言與上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托為之辭，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

乎。跡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不才，非吾徒之才也。儀秦之才，非或曰奔壘，之車沉沉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曰否，或曰馬用智，夫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難不能解救，故曰馬用智。

表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蓋推諸曰：譬諸父子為

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天亦匡乎。匡正也。詩大，請烹弘羊，天乃大雨成。或曰因秦之法清而和之，亦可以致平，之所云亦天正之乎。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變因之亦不可以致籥韶矣。秦毀滅，禮象專。

任音壬，難請如字，伎者口才也。受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令孔任，揚子言囉變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荆於前如一曹也。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刺。荆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士，首與燕督亢之地，圖至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奉舞陽奉地，面秦王發，面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期首，權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走。箕君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馬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或問儀秦學。

在刑法譬言如琴瑟作節衛之調而使變因以鼓之或問處秦之

世抱周之書益乎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疑之所不去者

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存君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言

秦之世獨抱周之之易可益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

湯燠亦燠矣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曰燠哉

燠哉時亦有寒者矣嘆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

火非其時而望之君子所麥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詔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影執正王陵申屠

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折節周昌汲黯守儒

袁固申公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因而為清

王大傳父之以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館王藏謂太子款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之

帛加壁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災異董相

明堂掌竇太后不說儒術得縮藏之過中公亦疾免災異董相

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

蕭何規初於前如一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滕灌樊鄴曰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鄴商此

曹參奉隨於後不失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袁盎曰

孫通曰繫人也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士敏款袁盎曰

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既殺晁錯忠不足也晁錯曰愚畫策前

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此

者言暴之甚也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踈飲水褐博沒

齒然也楊既以蚊取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

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以下無答文者蓋楊即

此言舉世方寒
服貂狐二裘之
衣亦可以禦寒
而燠德秦世
之酷拘禮象之
教亦可以斬回
政治
行人所不能四
皓也

卸守益曰卸都
兼成張揚杜周
之徒韓詩外傳
云無為虎傳翌
將入邑擇人而
食此以醋吏犹
虎而角翌者言
暴之甚最為可
畏

其不喻而強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王帛

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游俠曰竊國靈也亥田仲郭

鮮剗孟原涉之徒佞華曰不料而已料度也夫佞華者日以寵進位非

者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

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

弘董仲舒孰適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為不可得弘容而

已矣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

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賁之介王子賁名遵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強不

避貴斯名卿矣將曰若絳侯之守周亞夫也守長平

冠軍之征伐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

祝克曰王子賁名遵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強不避貴

請問古欲知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制不可散湯武

之仁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

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膏美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

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

如談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或見揚之短朔故或曰隱者也

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問以為世稱朔吏昔之隱者文王拘

也隱者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於夷里而重易六

文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固實也言

共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端故陳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

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昔

者其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懼害者也

於希元曰朔嘗尚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教方言又有封泰山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謀屏風聖梁觀賦諸齋頌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

樓訪曰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是

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於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于

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害曰應諸不窮正諫穢德應諸似優不

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問名曰詎達化比曰非夷齊而是柳

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譎以仕易農

依隱玩世譎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

坐以仕易農此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

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仁以褒善義

以毀譽加仁是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

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其為人也如何曰不屈

其志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

沈括曰陳士材如董假請焚甲

帳者

閱如霖曰言朝

非夷曠而尚取

容依約其隱玩

美於世但滑稽

之雄者而已可

所此裁句法斷

案有力

按鄉原謂所至

之鄉狗眾隨俗

求媚於人者鄉

訕謂所至之鄉

喜進謗訕使人

長其口者

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

惡夫聞餓夫夷齊絀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王吉字子陽事宣

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

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

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

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言仲尼

懼也麗諸天而後天下見之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

尼雖有賢德而時子欲自高耶君子行德仲元世之師也見其

不高之故不彰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愀然變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

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首貴曰首

貴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

此言星之明非華藻之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

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者有

位於朝故也

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師之所畏也。謂言不漸行不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其猶侮諸。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蠢動也，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蹈履於法度。旁

開聖則開通也，君子立言，誤君子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或問

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問君子何曰：以其翔中而彪

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

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水性則仁

則義，或問航不漿，衝不蓬，有諸？樓航不挹漿，衝車不載蓬。曰：有之。或曰：大器

張之象曰君子
立言旁通聖人
之法

此言撒翰之揮
斤而羿之激矢
後周子之言行
於內矣中

馬理曰公孫丑
上我知言此加
一先蹈字面出
來更實勝

按孔優字子思
孔子之孫孟軻
之思也，荀子有
非十二子之言
亦善非子思孟
軻此意非他數
家則偶脫可矣
至于非軻優則
和說也言荀即
不當非軻優

獨不周於小乎？言有大志者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器械

或曰：小子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

也。以其小知立異，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

書悅也。非數也，數家諸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此則曰：吾於荀

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惟聖人為不異

牛玄駢白，睅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睅，宗廟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或

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猶

澤也。玩猶珍也，廉淪也，隊手猶言垂之如隊，似不可形狀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

言垂之如隊似不可形狀也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

不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

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于沱或

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

焉淮南鮮取焉爾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

必也儒乎聖道於乍出乍入淮南也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乍

文麗用寡長卿也司馬相如文雖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

而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仲尼稱管仲

直蘧伯玉為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淮南子長之言愛可

而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曰不果則不果矣言今人

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如淮南子長皆已沒人以巫鼓

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熈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

忍是愛奇也
或人曰甚矣淮
南長子之傳言
不果全於聖人
之言也

此言六子皆學
於孔子而未達
其本原故雖各
有所得而未
及其變通

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而已今大行於世
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設舞其事惑乎衆者也
如淮南遊仙金化之說鼓動未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

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

益明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天有

之高有常也聖人無曰聖人固多變聖人之道秉常隨時應物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

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

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此論六子猶孟子所謂子張子游

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序天變隱於萬
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
多變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或曰聖人自恣歟何

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言之多端也。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旨趣曰子未覩禹之行

水平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

則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

曰子於天下則誰與。與何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

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

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倦者也。倦怠也或曰進進

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頽淵以進為退。天下鮮儻焉。或曰

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若然則必退於曰必進易儻也。必奇進

以禮退以義難儻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

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此莊生

林希元曰仲尼之於魯用之則

揖相士輔志谷

淫女弊廢騰昨

則敬之而行

齊物之論或人

作此者其有懼乎。懼謂有憂患不可避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

等則吾以聖人為貴。人好生惡死者貧樂富重責輕賤乃其

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通天地人曰儒。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

至神運於六子管於聖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

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作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人必其

自愛也。然後人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

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

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龍龜

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

義神農歿黃帝堯舜殞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

神仙者謂之羽

化殢說而升天

是名生也其死則降年及而死矣故曰實死

此言忠臣譽於事君孝子及於事父何暇之有此言頹冉之命有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也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期語曰語乎者非貴貴也歎惟貴貴能使無為有謂之然方士之虛語耳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言無以多則能使無為有也有與無非問也謂之有謂之問也者孝弟之問也臣孝子惶乎不惶謂之有謂之問也者孝弟之問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惟修德可益壽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庸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頹冉有德故不朽耳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言假令頹冉之殘牛行之賊曰殘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有

芒

王慎中曰孟子告方章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之至也

施仁曰木欲靜而風不知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親惟曰

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蓋誠於人曰忠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寧也

也孝始於寧親終於天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下之歛心其道甚大譏孝至所以敦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

感鬼神者莫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

是王父母子之天地歟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德也

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地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曰裕父

母之裕不裕矣天母雖為子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

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事父母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

孝子養親惟曰

不由其德而佩猶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勉則五得之矣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

矣此乃百人德諧頑嚚嚚嚚和也頑讓萬國禹也知情天地形不

測百人乎此子雲黜力而尚德焉知天地之或問君曰明光問

臣曰若禘爾雅曰禘宜讀如禘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

光其下在下則順而正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

傾覆其上篡位居揖則暴亂其下矣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

為事無德盛則異亞之見異修德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

者末也本末不脩而存者末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德養育

能資生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一人之得心也一人

統御天下者以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

也邵美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

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

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四海為遠

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類

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擬度也動則度其

於禮為或問群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

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温温乎其

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閔隹作乎上習治也習治世

事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縕亦亂也言齊桓之時

退火召陵與之

盟以亂楚

王守仁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曰而求盟桓公退火召陵與之盟以亂楚

大抵災異應時君之得故子雲以德為本豈為末

按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至人之道不弱於異端知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德行使類出於眾秀之人者也

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漢之有德信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

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感慕

上也武義璫璫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猶言夷族也蠢動也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踊

我邊疆而犯主人又屈國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言帝

和麟儀而馴鳳師未合或曰訥訥北夷被戒純績帶我金犀珍膳寧餽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

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

也可不享乎高祖圖乎平城文帝不雪積辱之恥孝武亟興邊

禦此虜蓋漢神靈之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

亦施罔孔之盛亦南單于呼韓耶頭為藩蔽而

我金犀犀飾之御食之類御食之類

倫以訓曰聚然明盛晏然以和明盛晏然以和

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即屬者也若朱匡之絕捐之

之力也朱匡東海水中即元帝時皆叛不臣謀者動徃征之賈

德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君人者務在殷

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樂也晏

也桀然明盛享于鬼神不亦饗乎民神之主也民之豐天道勞

功後有勞然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月也曰功

周以復始以成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道則勞運轉机衡周

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自周

其庶美乎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夫中

其事則欲不止于阿衡明其纂也漢興三百一十載而中天

其庶美乎天者猶中與也蓋子雲觀莽之強纂而立復暴虐知

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辟雍以本。王者言度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光武果定，豈非驗乎辟雍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雍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於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

墨子

尚賢

陳后山曰：通篇議論國之所以不治在於不用賢。尚賢則治，不用賢則亂。此等議論即吾儒不能易也。

舒芬曰：大意但見於此，下是更詳說辨論。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

呂補曰章法甚高

馮叔吉曰下俱是尚貧之効富貴遠近親疏爭勸為義尚貧之風有以使之彼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皆其效之所以至矣

楊道宿曰又推至遠鄙郊外等處極其效

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言曰。不羨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前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

王植中曰一物一術字眼甚工

表了凡曰用人之門只務敬尚賢使能誰能出其門而以他道邪誦進耶

傅真器曰此見手者尚督之公心

即守益曰引堯禹湯文用行以明之是直叙中

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子之爵。重子之孫。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畜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報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之

高以孫曰文法錯綜

呂補曰有叔捨斷結而意味更悠揚

張之象曰歸結正本上有收煞

許國曰冒頭立意便有高迈

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

趙彥曰締獨立意亦有條理非若後世儒者之相駁也

姜室曰詞既純正意又根着友誼辨論俱是道門內說法持把兼愛立个眼目未入門牆者不无駭听

申時行曰觀此則儒墨未嘗不相悅韓退之云辨法於末季各

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子虧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弟虧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二十九
務售世師說以
自崇非二師之
道本然也

舒芳曰如此做
是照學厚底
象

林希元曰是家
說到國与天下
一層高一層

馬叔吉曰就君
臣父子說來死
可破除

樓防曰一箇主
意結在末一句

陳后山曰直在
源頭上起如江
之岷山漢之嶓
家皆從此發下
求

楊道宿曰三限
迹下詳陳衆字
之所自後方惟
本还原章法甚
佳

唐海曰把衆害
之本原推究出
來作个入門時
開口

國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異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故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

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與今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非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姜宝曰眼日雖分兩柱場重兼守一边

樓防曰人生一別心則利害所在尔我形骸必至於惡人賊人能兼以易別則視人由已乱賊不生豈非復古初之一大机会耶

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已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由為已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由為已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

表了九曰一一俱是自家見解你議論人試求兼之所自生別之所自生究心細玩能舉墨道而及關之為已甚之行者幾何人耶

王慎中曰此段許多說話机括自可見何孟春曰論辨之士須說個人來攻擊辨議方能了自家心緒明白

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政，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必強，相為勳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

呂吉甫曰設為二士之言發明本意
楊道賓曰墨子於人情世故上洞破得真得何而相利若何相相害皆一一究心故論說獨至

沈括曰兼士言行親切愛利令人心腸俱生慈悲不殺

雜也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壆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壆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

表了凡曰是子作文最長於辨駁鋪叙詞說情意兼到所以一灑篇章歷々動人此文其大較也

馬理曰直叙中有委曲婉轉

林希元曰又高層設為二君之言

倫以訓曰先有明見在胸中方有此議論

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荆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孰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用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

黃道開曰兼君所言所行如是此可以世主中求之否也
顧鼎臣曰設為二士二君一段深於一段
錢福曰將前語再番一層愈見懇切不吝重復

馮叔吉曰此轉无有力令后人

疾病不侍養。死喪不塗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塗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厲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將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

不敢開口說坏

姜望曰篇中許多段節許多辨難按其首尾又若一氣呵成句呼自應无此斷續痕跡

陳后山曰又進一層接古証今縮人延人自是失事失理

卸守益曰自古無論正人和每有論說俱有聖

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處兼之不可為也。猶挈太山以越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起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誓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私也。即此文王兼也。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威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

二十九年
表凡曰下歷
引事之推事者
人爭趨之止令
故也至於蕪愛
則因人情之所
易為所欲為難
易之情既不相
如治亂之效又
甚懸絕他息此
而不善之何耶

已補曰每一小
段末句為其難
為也是收管處

者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握據
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
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
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
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
也越國之士可謂顛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
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王好首
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犛羊之裘練帛之冠粗苴
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首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
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

王
一
后
方
說
去
更
步
驟
有
力

問如霖曰推原
至此酷似縱橫
家數陳曲入人
情之妙

馬理曰此下條
陳正意將收拾
作个總結
舒芬曰把蕪之
之效未說文字
字首段虽以相
反而意實相承

舟首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
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失兼相利以其有利且
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
說之者勸之以賞吝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
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
者聖人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
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
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
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弟悌當若蕪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
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貴義

黃鳳翔曰詞甚懇切有憂世傷時之想
即守益曰此數句發得如平波靜瀨中忽跳起高浪

邵定曰此論其晏子和同之力一般議論

頤昂臣曰借景響當他甚妙接防曰意婉切詞精練讀之鏗

子墨子自魯齊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魯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以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防

然何孟春曰明矣。戾切道忠臣模樣一字不可更易。

林希元曰此篇妙品諸家皆載至今傳其事相

接昉曰義不殺人一句是子墨子逆透他出來下方把宋事好開口此是將地言語制他辨上懸可之口也呂補曰論甚痛

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巨其和而入其善。上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

公輸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比。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

二十九日...
勿自是矣。理安事而詞調亦佳。

許國曰我國策士之雄口吻俱是類此。

陳后山曰當時諸國弱肉強食互相吞并墨子輕十日十夜之力東說於楚而攻宋之謀寢舌鋒足以折衝萬里故也。

趙璠曰叙事含而不露。

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文綉。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粢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桤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綉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

王守仁曰。攻械守械。不道出所。以然。正是點化。不及處。即室曰。二子雖畧相當。畢竟墨子較勝此。

王慎中曰。此一結却於叙事之外。另取一意。未用意清。虛筆底。負活是理。勝文字。

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訕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眾人知之。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逆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

申時行曰今人水戰尚祖此法

張之象曰首一

段并此但是叙

事是善策最精

神

林希元曰翰墨

之相戲又文辨

亦款相勝攻宋

之械亦求勝也

舒谷曰墨子此

論自負其大恐

未免過誇然其

論則是矣

何孟春曰道鉤

強之不足恃較

是破的之言

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如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以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故我義之鉤強。賢一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

墨子曰論頗駭

許國曰着力處在一篆字

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吾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我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不為。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又與子未下

辭其子之對子未而不義者不為與與子未也子孫為義

而不義吾不為子墨子曰賢之未辭其之謂也子孫辭來自賢

辭子墨子曰吾未辭其之謂也子孫辭其之謂也子孫未

十五之重若彼為其辭之在不在其入體之謂也子孫

子曰子之文也也子孫之謂也車諱也與隆三十五之未而子

其義字

指國曰書也

補自負其大

不克尚誇於其

不即是矣

孟春曰道鈞

之不足恃較

其動也論說

